光緒己丑年嘉平
月鴻文書局石印

守山閣叢書序

自槧刊出而古今載籍益傳漸廣然擇焉不精

風淮雨訛謬相襲則其又或弗傳傳或弗遠

國朝乾隆中宏開四庫網羅放失歷代遺書悉登

秩鰥多未能盡付聚珍版僅刊字

京城

陪都外武林京口邗江各鈔存一分凡資士窺覽近遂有

摭取祕逸刻爲叢書者其底本流傳固易然擇之精而校

之審蓋亦難矣嘉慶間昭文張若雲遴取

著錄書輯墨海金壺仍分四部以類相次體例頗整然如太

白陰經云據影宋鈔本乃闕至數篇珩璜新論較唐宋叢書

本脫去數條漢武帝內傳止据俗本較道藏本闕其大半大
金弔伐錄原書已佚惟有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之本而若雲据所謂超然堂吳
氏本者脫文錯簡更不可枚舉其他訛舛失檢者毋論則猶
未盡善矣金山錢錫之府倅沖雅嗜古讀書喜校勘文字異
同每恨若雲氏書決擇未當又板燬殆盡計所以重訂乃益
出藏書聚同志商榷去取討論眞贋反覆讐對凡閣之善本
則準之以
文瀾閣本或注案語或繫札記其取材分類略仿張例而後
出之書未入
著錄者間亦附之凡十易寒暑而後竣余自己亥歲主講雲

間卽耳君名是秋游寓西湖與君弟鱸香張君嘯山寓居相
接過從談論間以叢書相質於鄙見甚洽其後時時郵函來
往講求善本遂屬序於余夫余之弇陋何足以益君者顧自
念半生耽慕典籍自經史以下百家有用之書靡不省覽數
十年來窮於蒐訪有思之而不得見見矣卽其本未必皆善
者今讀君書不覺憮然心服其采擇之精校讐之審過若雲
氏奚止倍蓰信足以津逮後學俾昔賢著作苦心不致淹沒
於訛文脫字於是決其書之必傳而傳之必遠無疑也曩者
四庫之設各省收藏家進呈書籍多至六七百種少或百餘
種往往膺
高廟賜書之寵茲刻薈萃精華蔚爲巨袟信今傳後裨助

聖敎尤非僅僅藏書者比異時當必有陳之

黼座懋邀

宸賞彰其好古者且以余言爲左契可乎道光二十三年歲

次癸卯績溪胡培翬撰

守山閣叢書序

金山錢錫之熙祚輯守山閣叢書爲目百有十爲卷六百五十有二其書多從浙江

文瀾閣錄出亦有後出之書如招捕總錄征緬錄爲余嘉慶間所呈進者錢氏從歸安嚴元照處錄副刊刻他如大唐西域記華嚴經音義則據嘉興楞嚴寺舊刻支那本能改齋漫錄則據臨嘯書屋刊本其無別本可據則廣引羣籍以證之或注案語或繫札記其采擇讐校之精迥出諸家叢書之上矣夫刊刻祕籍於人謂之有功於已謂之有福余作虞山張氏貽經堂記嘗反復論之續集卷三又曾作紙頌以寓刻書之意續集卷四今錢氏薈萃羣書津逮後學其志深可嘉尙余故樂爲

序之錢氏又仿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例輯爲小集隨校隨刋取抱朴子語名曰指海今先成者十二集餘稿尙多倘有同志者續爲校刋俾古書日就彰顯尤余之所甚望錢氏以捐辦海塘工石保舉得

恩郎選通判癸卯冬入都待選感疾卒於京寓遺囑其友張嘯山 文虎 以叢書就正於余而乞爲序錢氏讀書樂善勤學敦行而年僅四十有四是可傷也嘯山送歸櫬過揚州徐凝門外余命季子孔厚備壺酒簋飯登舟祭之而命匠特造木匱以庋此六百五十二卷之叢書陳之雙松泉石閒齋以銷夏老見新書之刻爲之一快且序之以酬逝者殷殷糺正之意至錢氏生平行誼不愧古人見于吳興凌氏撰錢雪枝小

傳及嘯山所撰行狀甚詳不復贅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大暑日頤性老人阮元筆

守山閣叢書總目

經部

春秋正旨一卷　明　高拱

左傳補注六卷　惠棟

古微書三十六卷　明　孫瑴

尊孟辨六卷　宋　余允文

四書箋義纂要十三卷　宋　趙悳

律呂新論二卷　江永

經傳釋詞十卷　王引之

唐韻考五卷　紀容舒

古韻標準四卷　江永

史部

三國志辨誤一卷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蜀鑑十卷　宋郭允蹈

春秋別典十五卷　明薛虞畿

咸淳遺事二卷

大金弔伐錄四卷

平宋錄三卷　元劉敏中

蒙兀征緬錄一卷

招捕總錄一卷

京口耆舊傳九卷

昭忠錄一卷

九國志十二卷附拾遺　宋路振

越史略三卷

吳郡志五十卷 附校勘記　宋　范大成

嶺海輿圖一卷　明　姚虞

吳中水利書一卷　宋　單鍔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　宋　魏峴

河防通議二卷　元　沙克什

盧山記三卷附盧山紀略一卷　宋　陳舜俞　慧遠

北道刊誤志一卷　宋　王瓘

河朔訪古記三卷　元　納新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唐　元奘

職方外紀五卷　明　艾儒略

七國考十四卷　明董說
歷代建元考十卷　鍾淵映
荒政叢書十卷　俞森
歷代兵制八卷　宋陳傅良
籀史一卷　宋翟耆年

子部

少儀外傳二卷　宋呂祖謙
辨惑編四卷　元謝應芳
太白陰經十卷　唐李筌
守城錄四卷　宋陳規
練兵實紀十五卷　明戚繼光

折獄龜鑑八卷　宋鄭克

脈經十卷　晉王叔和

難經集注五卷　明王九思等

新儀象法要三卷　宋蘇頌

簡平儀說一卷　明熊三拔

渾蓋通憲圖說二卷　明李之藻

圜容較義一卷　明李之藻

曉菴新法六卷　王錫闡

五星行度解一卷　王錫闡

數學九卷　江永

推步法解五卷　江永

集部

古文苑二十一卷附校勘記

觀林詩話一卷　宋吳聿

餘師錄四卷　宋王正德

詞源二卷　宋張炎

叢書者蓋雜家之流叢之言聚也衆也聚衆家之書以成書昉自左禹錫百川學海泊明以來浸以廣矣顧往往取盈卷袟擇焉不精以其私臆增删改竄或且依託舊文僞立名目徒鶩淺人心智而見笑於識者是不可以已乎近世惟抱經盧氏涤飲鮑氏蒐羅善本去取謹嚴不持穿鑿不參臆說敘錄之家斯爲極致夫叢書之義在發幽微資考鏡舉放失訂

譌脫非欲誇多鬭靡以博稱於時人亦非矜奇炫新冀與坊賈逐什一之利也尼山有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日三復心嘗庶幾家故藏書夙耽泛覽文有異同輒丹黃以識曩閱昭文張若雲氏海鵬墨海金壺稾依四庫體例整齊頗多祕袟刋行無何遽燬於火然所采旣駁校讎未精竊嘗糾其魯魚幾於累牘脫文錯簡不可枚舉遂擬刋訂重爲更張二三同人慨焉稱善叢書之舉爰始於此南滙張君嘯山文虎同邑顧君尙之觀光深思遐覽實襄商搉嘉善妹壻程君蘭川文榮平湖族弟卽山熙咸暨從兄漱六熙經胞兄湛園熙恩鼎卿熙輔舍弟葆堂熙哲鱸香熙泰同志參校不憚往復於是昕夕一編靡間冬夏咨諏詰難或

致斷斷窺管所及隨文附注置圈於首以別原案逸文可采並箸簡末一書甫畢旋授梓氏續有尋繹別記校勘繫之總分四部不及專集蓋昉張氏之例

四庫之外或有遺珠割愛棊難依類附驥凡此者或以羽翼經史或以裨補見聞義取徵信務歸實用門戶之見無所隔閡若夫茶經酒譜搜神諸皋一切支離瑣屑之言里耳所諧艮難廢棄以云甄錄概從舍旃經始壬辰迄兹十載爲目百有十爲卷六百五十有二厥功告竣用志顚末惜乎湛園卽山先後捐館不獲覯是書之成言念及此忽不覺其涕泗之交頤也道光辛丑嘉平之月金山錢熙祚錫之甫識

錢雪枝小傳

世不經見乃甚珍異闔胡慕夫蕃且壽者飛走特祥麐鳳憬然矣蕃且壽則將與豚雛等何珍祥足云賢豪君子若錢君雪枝非人中麐鳳乎哉生而敏慧耐深思長益厲學探古籍艱辭奧旨靡閒洪纖洞若觀火又劇不喜速化苟取聲聞于當世嘗慨俗薄匙敦躬行競祿誘滔滔儒衣冠輩巧梯榮以自快一葉蔽目兩豆塞耳爲厲于生民無已時末矣幸不速化又或緣飾文章矜醜博丐潤當路之愚無知驚炫稱絕世而卒爲有識者所深鄙悼化不快丐不偶則又顯逃于禪或又隱冐于腐坐尸噓譚心說理思表異于庸流而其家之子弟及其戚黨婣族有不堪爲之深諱者葢孝友睦婣之化不

隆而利物幹事之材不育越數千百年于兹矣君又嘗言爲
政大要在興禮樂正人心化邪慝然其先必養欲給求君子
安政小人安農安政必先重祿重祿必先重農水利興田賦
均國用足而後可徐敦禮讓也否則祿入不足以自贍豐歲
不免于流徙一切聽民之自爲乃汲汲督而之善其道無繇
君先世自浙遷松江婁縣之秦山今爲金山縣地山塘諸水
大抵道自浙之平湖南鄉藉以溉田而潮汐北自呂巷太平
寺西自明珠菴入山塘者沙淤河身日淺狹嘗欲興大役疏
濬建閘以時啟閉道光二十三年南鄉大旱塘河幾涸則力
籌排剔深瀦民賴不飢而迤北猶有待也縣故地瘠民貧生
不能育死無以殮者多則又獨力爲之公所二一曰與善一

曰接嬰置田若干以賑生送死無憾他若杠梁涂路溪堰亭堠凡可利濟羣生者罔不率先倡道規畫周詳而佛老土木之神則又峻拒焉若有深吝者泰山故多墦冡道光十七年官築華亭海塘議近山採石省運費君乃佽倍費請當事兆域賴以無恙以千計君又嘗欲建義莊義田義塾以贍宗族鄉黨之婚嫁喪葬延師應試之無力鰥寡孤獨廢疾之不自存活者營宗祠修族譜以聯子姓明昭穆秩然釐然將次具舉而適以海疆捐輸敘選通判抵京師銓有日矣乃遘微疾卒寓齋年四十有四且無子是天也夫是命也夫君諱熙祚字錫之故吳越武肅王裔也先世夙好施與多隱德祖父得援例請封君故後大宗遺囑以仲兄熙輔子培讓及弟熙哲

子培杰爲之後將卒猶諄諄以義莊諸事屬其友人李君蘭垞張君嘯山致昆季暨後嗣爲善終計嗚呼充其所志所學所行夫豈止是而乃竟止是也余擇交數十年粹美如君不經見寓京相隔止數武而曾不得一覿面晤語也悲夫初余聞君手校守山閣叢書百有十種爲卷六百五十有二亟欲得之而君已逝矣既得讀其敘跋精求實獲已心折其爲人嘯山深嗜篤信邀儕輩佐君讎校人且精復出指海書目十二集示余且縷述君生平行事甚悉而深悼天之不壽其身不蕃其子孫如是嗚呼造物之吝賢豪俊傑百甚于吝富貴壽考子孫且壽夷不及蹠矣自古賢豪君子不必子孫百世而千百年後往往祖有德宗有功馨香俎豆徧天下嘯山其

勿悲且思無孤死友之託翼厥子成厥所欲爲而未逮者指
海之廣其一矣嘯山淵默會述亮可信余故樂爲之次以示
錢君之德澤神光自足不朽非瑣瑣綴名于他人簡末藉爲
傳久行遠幸也道光甲辰淸明日吳興凌堃識

易說

易說四卷宋宗室趙善譽撰善譽字静之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事蹟見宋史宗室傳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振孫稱其每卦爲論一篇蓋爲潼川漕時進呈之本今考其書於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如云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

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霜戒於一陰之生括囊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論頤卦云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論革卦云内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咈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論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應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

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其論皆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所未明馮椅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彖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虛美也自明以來外間絶少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已佚今永樂大典具載于各卦之後僅缺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因搜緝成編資說易家之參考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頗繁釐爲四卷焉

原序

昔者焯之先公喜易早歲集諸公書而錄之晩以禁從侍筵乃得光堯御書乾卦以冠篇首遂爲世寶焯幼而肄業於他經皆略通理義其於易蓋亦成誦至究其說則茫然如繫風捕影莫得窺測時於文字雖復援證而實不了然也年三十餘乃似有所入嘗以叩親舊之治易者曰以卦爲時以爻爲位而觀易其可乎則笑而應曰某但作時文耳初不窮經也焯雖不得問而自此亦稍能措意遇易家書得以覽觀有言之者得以應酬矣然止于涉獵終不能究極有所論著去歲假守安陸而武陵故人畢希簡叔文寄示恕齋易說一篇伏而讀之犂然會心簡而備婉而通深而不晦奇而不鑿渾渾

乎其純也原原乎其正也是誠可與同志共之者獨患板大
非書生巾衍所宜欲易爲小本久矣適方開郞溪集未暇及
茲畢工則有餘板乃俾録之庶以廣傳非特眞學易者得爲
指南雖從事科舉而用是馳騁敷揚於場屋間亦足以策勳
矣時恕齋旣繇本路倉使改持東蜀祥刑之節嗟乎推是道
也亦安往而不爲民福哉淳熙丙午秋九月辛亥建康秦焴
書

易統論

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元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亢以待續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元用三方存北極以爲元老陽有三十六策元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夫書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敢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元本地道而作故首與之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

復夫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姤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姤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孰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準之豈妄也哉

易說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經部

宋趙善譽撰

上經一　乾至隨

乾卦說

卦之始畫也奇耦而已一與⚋爲⚌故有奇則有耦[illegible]也爲三故三畫而成卦奇陽也三畫皆奇純乎陽者也名之以乾謂其健也耦陰也三畫皆耦純乎陰者也名之以坤謂其順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雖生於陰陽奇耦之畫然奇耦不相錯則乾坤判然二物何以見陰陽剛柔之用哉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純乎陰則偏乎陰其純也固其所以爲偏也況重乾爲乾重坤爲坤六位皆純而健順之至聖人作

易得不爲之慮乎故令乾坤二卦諸爻皆有惕懼警戒之辭而惟二五之中爻則否誠慮其或偏也古今說者往往直以乾坤爲天地而不少致思亦不復玩味其辭以求消息盈虛之理胡不以未有十翼之前觀之乎乾坤卦下之辭與六爻之辭及用九用六之辭凡二百十七字自飛龍在天一字之外皆未嘗以天地爲言至孔子作彖象文言乃始詳陳天地之理特舉其得乾坤健順之至者以明之耳豈可直謂之天地而不深玩其辭哉先儒亦曰爲君爲父在八之乾也爲玉爲金之類在物之乾也乾坤之理无乎不在而謂乾坤二卦卽天地可乎初九在下乾之下九四在上乾之下皆未進於中者也故初有勿用之戒四有或躍之疑九三在下乾之上

上九在上乾之上皆過乎中者也故三有夕惕之戒上有亢龍之災惟二五各居一卦之中而不偏不過則中正合德而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其所以詔天下後世者甚明白矣至如初與四雖皆未進乎中而初最在下其剛健尤戒於輕進故曰潛龍勿用曰勿用云者言其必不可用也四則出於下卦之上有時而可進故雖或躍在淵而无咎三與上雖皆過乎中而上處一卦之極則健之過甚者也故曰亢龍有悔曰有悔云者言其當有悔也三則猶在上卦之下其過未至於甚也故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可以无咎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則亦惟

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正謂陽剛易過所以用之者要不可爲首也六十二卦皆无用九用六而獨於乾坤言之於其純者而戒其偏且過也六十二卦之九六卽乾坤之九六也

坤卦說

乾坤雖以陰陽之純而成卦然純則乾坤不交而失之偏偏則過矣故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至於用九用六又必各有其道其辭已論於前今觀坤之卦辭與夫用六之辭益甚昭晰如曰利牝馬之貞惟恐其頑而不貞也又曰安貞吉惟恐其不安於貞也又曰利用貞惟恐其貞而不能久也貞而安安而久則陰柔庶幾其不偏乎

初六在下卦之下故有履霜之戒六四在上卦之下故有括囊之戒皆以陰柔之不得中也六三在下卦之上故曰无成有終戒其須倡乃應也上六在上卦之上故曰龍戰于野戒其盛而侵陽也皆以其陰柔之過中也惟二五各居其中故二之直方大不必習而自无不利五之黃裳能處中一順而獲元吉亦如純乾之二五焉若夫履霜戒于一陰之初括囊戒于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于龍戰而道窮則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也由是觀之乾坤之畫雖純要必相濟而後可一失其中則聖人必爲之慮學易者可不玩味于消息盈虛之際哉

屯卦說

易始於乾坤者陰陽之純也而繼之以屯者九六之初交也乾之畫初交於坤而爲震再交於坤而爲坎所謂一索再索而得長男中男者也畫卦必自下而上今震在下而坎在上則乾坤之交莫先於此矣故曰剛柔始交震動於下而坎險陷之故曰難生此所以名之曰屯而次於乾坤也剛柔既交則造化之功見故大亨屯難之世惟正能處之故利貞所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深以輕犯險難爲戒而利在於求輔以濟斯世也故初九爻辭亦曰利居貞利建侯蓋拯難之道惟剛健而能謙下者乃克有濟初九以陽剛居動之始又在五爻之下直濟難之才也一卦之義實具於此是以卦下之辭與初爻之辭皆同卦辭曰元亨利貞此則曰利居貞卦辭

曰利建侯此亦曰利建侯卦辭曰勿用有攸往此則先之以盤旋不可輕動之戒聖人之意豈不明甚故五雖以陽剛得位而在坎險之中雖有六二之正應而陰柔非濟難之材故猶屯其膏不免於凶也處險而无輔又不能以貴下賤宜不足以有爲六二上六皆以陰居陰位而乘初五之剛非惟柔弱不進皆有乘馬班如之象而亦有邅如漣如之咎矣就二爻而言之六居二爲得中得位故爲女子之貞雖應於五而五在險中不能字之屯雖之極必至於十年反常而後得正應乃字言其中正猶可以俟時亦利居貞之義也上六則柔過於中而居險之極豈長久之道哉故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六二曰匪寇婚媾六四曰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皆指初而

言也初之下二雖非其應而當屯之時陽下陰有求附婚媾之義非寇害之者也六四雖以陰居陰位而正應在初有舍已從人之象故如班馬之退以求婚媾往吉而无不利也二不應初則十年不自四能從其正應則往吉而孔子謂之明益可見屯之六爻惟以剛健而能謙下者爲一卦之主也至如六三當震動之極而以陰居陽位无濟難之才而躁動者也故有卽鹿无虞之戒君子必貴於知幾而能舍苟不度己之不可動而妄進焉安得而不吝此亦勿用有攸往之義也

蒙卦說

剛陷于險又在艮止之下所以爲蒙謂其有所蔽而未發也卦辭專言童蒙而六五爻辭亦言童蒙吉者謂其渾然固有

本無所蔽眞如童子之蒙也蒙之所以亨而可以養正者以此說者皆曰九二爲一卦發蒙之主羣蒙資之以明者也其說原乎初筮告以剛中之語殊不知卦之所謂初筮告者爲初六而言也彖所謂以剛中者爲初六之近于九二也當蒙之時陰爻必求陽爻以發其蒙然惟切近於陽而下之者則有發蒙之望六三以陰居陽位而乘九二之剛非能謙下者也雖見上九陽剛之配爲可應而不知在已者无其質亦上九之所不與也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上下爲二陰所間而其爻又獨遠於二陽困之道也故曰困蒙吝惟六五切近上九而下之有謙恭下善之意而又下應九二故曰童蒙吉而象亦曰順以巽也初六之于九二亦如

六五之近于上九故有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之辭而彖亦曰初筮告以剛中也若夫九二雖以剛中而有發蒙之資然猶在坎險之中不過能自涵養其蒙以納陰爻之比與應者而已未能盡去諸爻之蒙僅如子之克家非可盡專其事也故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焉其實蒙之一卦惟上九能盡發蒙之道以其艮止之陽超乎諸爻之上能定能應有以出乎其類而後足以去衆人之蒙也故不曰發蒙而曰擊蒙言能盡去其蒙也古今解者但見此爻有不利爲寇之語因疑其未盡善而獨取於九二之剛中亦未之思也發蒙之道不過啟其未開之明而已明固彼之所自有非發者所能損益也旣已啟之矣則蒙去而明自生非於擊蒙之外復有

明以與之也不然蒙已去而更求焉是告子之欲戕賊人性以爲仁義者也故曰利禦寇言利于去人之蒙也曰不利爲寇恐其用心之過而反以害其天也亦因艮止之義而爲之戒也發蒙之道无大于此豈九二所可比也卦辭曰初筮告言童蒙求發於我當决於其疑之初也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疑已决而瀆告之非徒无益適以瀆夫蒙也初六所謂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者言發蒙如施刑於人既刑則說其桎梏刑既施而猶桎梏之則非君子用刑之本意故曰以往吝言過此則吝也初筮則告刑人則說其桎梏所謂利禦寇者也再三則瀆以往則吝所謂不利爲寇者也聖人既於卦辭詳陳此理而又於初上兩爻推明此理學者尚何疑耶

需卦說

需之爲卦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九五之剛雖居中得正三陽又自下而進爲已助然五方在險亦不可不須也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亦曰需于酒食貞吉言吉所以爲九五之戒明矣其曰晏樂飲酒云者言當涵養以俟時非謂晏安以自怠也葢純乾上進往則有功不患不能出險但患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此聖人所以於四陽爻皆致戒也初九去險尚遠故戒以需于郊而利用恒二則漸近于坎故戒以需于沙而小有言三則切近于坎矣故言需于泥而致寇至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去坎水之遠近取象曰利用恒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其遠近之殊而爲之戒曰不犯

難曰行在中曰敬愼不敗又所以明三陽處需之道也初則謹之於始二則中而裕三能敬謹猶不至於敗則其爲純乾剛健之戒豈不委曲詳盡哉若夫陰爻則欲其亟去而不可以需故六四曰需于血言陽剛方進陰或需而不去則必爲陽所傷也曰出自穴言當亟出以避陽也上六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言三陽方來亦惟入穴以避之可也此兩爻皆言陰之不可以不需也四居坎下故言出穴上居坎上故言入穴其爲敬愼以避陽剛則一而已

訟卦說

訟上剛下險有訟之理天水違行有訟之象世皆知之矣然九二之剛窒於二陰之間而與九五不相應亦所以爲訟也

剛而居中則爲有孚遇窒而惕則中斯獲吉孔子曰剛來而得中葢謂此一爻也曰終凶者言雖有孚信而又能惕懼猶不可以終訟則訟其可以成乎故六爻之間以六處初以六處三皆陰居陽位非健而欲訟者也故初有不永所事之吉三有貞厲之吉以九處二以九處四皆陽居陰位雖欲訟而不能者也故九二不克訟必至於失衆知懼而後无眚九四不克訟必能自反知變而後有安貞之吉惟九五居中得正爲聽訟之主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故獲元吉上九則健之極處訟之終所謂終凶者也故雖以訟受服而不免三褫之辱矣需之九二陽居陰位非健而進者也其位應乎坎之中而其爻則不應故曰小有言終吉取其在中而能需也訟

之初六陰居陽位非健而訟者也雖已在坎體而近乎中矣然陰柔決不終訟故亦曰小有言終吉取其能謹於訟之初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而戒之也訟之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言有終則以其訟之不可終也學易者要以類通之

師卦說

坎險也坤衆也亦順也兵凶器戰危事險莫甚焉衆行險上師之象也行險而順師之道也此坤上坎下所以爲師也卦辭所謂師貞者師以正爲本也所謂丈人吉者丈人長者之稱必不嗜殺人者能吉而无咎也夫五陰而一陽則一陽固羣陰之所宗然陽居五則爲比大君得位而上下應之也陽

居二則爲師人臣處此惟行師用兵而後可也故彖曰剛中而應言二以剛居中而得六五之正應也九二又曰王三錫命而象亦有承天寵懷萬邦之辭言二雖以中而獲吉亦惟天子有以委任寵嘉之爾九二任帥師之責者也又以陽處陰位而得中然聖人必諄諄推明六五正應之吉以詔天下後世者于以見人臣有權得衆皆其君寵任之所致也不然剛中而不應則惟怙兵自大其不陷於背叛滅亡者幾希安得師中之吉哉聖人不特於此爲人臣之訓又於六五爲人主之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言禽之犯田執之爲有辭如弔民伐罪而師出有名者也故可以无咎蓋六五以柔居尊位決非好大喜功之君所謂丈人之无咎是也古今說者皆

以丈人爲主九二而言殊不思帥師之權雖在乎將而興師之權實出乎君帥師固貴乎剛中而興師當出於不得已此六五之所以爲丈人而吉无咎也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則因六五爲將將之訓也旣不得已而用師又得剛中之臣以任之則帥師之權俾二專之可也不然任之不專而衆或得以主之則稟命不一取敗必矣故雖正亦凶此又以六五之柔而恐其易惑也在下四爻惟六三以陰居陽處非其位而又在坎險之極乘九二之剛有出位犯分之象故爻辭先有輿尸之戒而於六五加詳焉聖人之意亦何明哉若夫初六出師之始惟戒失律六四陰柔之至以自知其不能而左次爲无咎上六用師之終而策勳行賞戒以小人勿用凡

師之道始末盡矣然惟六五一爻言執言之利而餘爻終不言亨利其曰吉者又必繼之以无咎謂不如是則不免有咎也嗚呼兵其可以輕用哉

比卦說

一陽得中得位而五陰從之有比之象焉陰之從陽雖不可以苟合亦不可以後時故原筮元永貞无咎謂再三卜度其長人之仁能久而不失其正則比之方可以无咎明九五之剛中爲可比也不寧方來後夫凶謂羣陰不能自安方當就陽以求安而已獨後也烏得而不凶明上六之乘剛爲不知所比也是故易中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必應者也惟比之諸爻則不論其應之正否而專以比于五爲吉

葢陽剛中正得時得位可以爲天下之主則天下之人捨九五將安歸乎今夫六二之于九五正應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言二自內以比于五非五之求比于二也六四當應於初兩陰不相應獨取其近而能比於五故曰外比之貞吉言外有可比則爲正吉不必應初於內而後爲正也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非特相比之始貴於誠信亦言九五之中實爲有孚而可比也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誠信苟充雖如缶之盈終來相比而吉也然而必曰有它吉者它之爲言在彼而非必于一者也謂初能求有孚者而比之固不必偏于所應而謂它之必不可也深言其當舍四而從五也以二比五則爲自內以四比五則爲外比以初比五則爲它吉諸爻之

義斷可知矣惟上六乘乎九五之剛而不知比乎五又在比之終坎之極所謂後夫者也衆陰皆有所宗而已獨無之是无首也其无所終而凶宜矣六三應乎上六者也故亦有比之匪人之傷則當比之時可不惟九五之從哉又嘗論之九五之所謂顯比以其陽剛中正而顯然為天下之所比也然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而後邑人不誡吉陽剛獨用恐其或過于剛也知三驅之禮舍前禽而不敢盡取則用九之道庶乎其盡善也大有之卦柔居尊位而能大有者也聖人於六五必曰威如吉亦恐其過于柔也于比之剛而曰失前禽于大有之柔而曰威如吉聖人之以中道詔天下後世也如此哉

小畜卦說

世之言易者曰艮在上而乾在下以艮止而畜乾也艮陽卦易以陽爲大故曰大畜巽在上而乾在下巽陰卦也易以陰爲小故曰小畜雖然乾健上行而遇艮止謂之畜可也今遇巽而亦謂之畜何也如曰畜止剛健莫如巽順則兌說亦可以畜乾乎嘗試思之乾之一陽初交于坤而爲震故謂之長男坤之一陰初交于乾而爲巽故謂之長女巽者坤之初交而乾之初變也故易乾上巽下則爲姤而聖人有女壯勿用取女之戒巽上乾下則爲小畜而聖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戒葢六十二卦雖皆乾坤六子交錯而成惟乾巽之成卦則坤畫之初交于乾者爾其在下也爲姤其在上也則爲

小畜曰小畜云者爲三陽方長而六四居上卦之下以限隔之下之三陽不得以進於上而上之二陽不得以接于下六四獨以陰居陰而在二卦之中此其所以能善畜夫陽也非巽之能畜乾也坤之一陰初來變乾而居于四其柔爲得位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然五陽而一陰一陰豈能中間乎陽哉第如西郊之雲陰徒唱而不雨爾況乎二五皆以剛得中而乾健上行其勢亦安得畜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今夫乾者陽之極也復者陽之初也小畜之時雖以乾之剛健亦未可以輕進故初九欲其復之自道九二欲其牽以復于中皆自反之象陽雖盛而退託于不足者也至九三則處乾之極而迫近於四矣故有輿說輻夫妻反目之象輿而說去

其輻言不能以有行也夫妻反目言陰陽之必相傷也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言剛實在中與九二爲類有孚者也小畜之時雖有陰以間之而二與其鄰皆陽剛富實而同爲乾體其勢必相連以進謂小畜之不能久也上九曰既雨既處尙德載者言五以有孚下接於三陽而上九又以剛在上則是尙德而能有成者也與大有大畜之上九所謂尙賢同義向以乾陽被畜而不雨今五陽交孚則陽唱陰和而自雨矣既雨則陰陽各得其所矣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小畜之極如婦之用事雖正亦厲如月之幾望必至與陽爲敵君子亦不可有行也故詳戒之欲九五知尙德之有成而與上九下應于三陽無使陰得以先唱而不雨也若乃六四

之所謂有孚非言四之有孚也謂二五皆具剛實有孚之德已雖欲問之而終不能乾陽上進徒自傷而已惟傷而知去惕而知出以避三陽之進則與上二爻合志而可以无咎正如需之六四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亦戒其避乾陽之進也說者但見彖言柔得位遂以有孚爲六四之善而一卦之意益以不明其柔之思乎大抵小畜以一陰居五陽之間又在乾陽之上聖人慮乾陽之輕於上行也故於下三陽皆有自反不輕進之辭又慮九五上九之親夫四而不知接乎下也故于上二陽皆有陽剛交孚同德之意惟六四則戒其血去惕出以見小畜之必不可久也嗚呼大易之旨其深矣乎

履卦說

履之成卦卦本以一柔履二剛而上承三陽介乎兩卦之間其所履似危矣而其實兌說上應乎乾非如小畜一陰之在乾上也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然六三爻辭乃曰履虎尾咥人凶則與卦辭不同何也葢卦論乾上兌下之體故以說應乎乾爲善而有不咥之亨爻論陰居陽位而又承乘皆陽則有不能自量而躁動之象故有咥人凶之戒既取其說之能亨又戒其失位之見咥聖人作易之意深矣何以言之六以陰柔而居三之陽位又上承九四而下乘九二皆陽也好剛之過則必忘其六之本柔故不自量而妄以視履爲能其不過陽而取禍者幾希故曰武人爲于大君言如武人志存剛暴而在人上必不可者也六三雖履二陽之上猶在乾陽之下

也而深戒好剛之志惟恐其不量而妄動也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言君子之所履貴乎有素則當謹於其初也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言陽剛得中則所行坦然而無險怪之失上雖无應不害其爲幽人之正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而下有失位之陰不可不畏也故惟愬愬恐懼而後可終吉九五剛中得位而下皆說以應之不可以莫予違而肆志也故雖剛可決柔而正固不能无危厲至上九則履道之成可以視所履而考祥矣然在一卦之終處乾剛之極苟非知所自反則亦未能盡善故惟其旋而後元吉然則君子之踐履其可須臾不謹哉故夫履之爲卦因柔之履剛以爲萬世踐履之訓也而孔子之彖尤爲詳切初九之彖言獨行願也則雖无應

而獨行其所願九二之象言中不自亂也則不以无應而汨厥中九四之象言志行也則不以處多懼之地而乖其素志皆踐履之難而反求諸已者也由是推之所謂履虎尾者豈特以柔履剛爲喻哉欲君子知踐履之難而不敢忽焉耳非說應乎乾而樂循天理何足以盡此

泰卦說

以陽爲大陰爲小故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如小畜之六四與乾之三陽上應九五故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謙之六五與六四上六皆坤體故曰不富以其鄰則又以陽爲富也如蒙之六四獨遠於二陽故曰獨遠實鼎之九二陽剛在中故曰鼎有實則又以陽爲實今泰之成卦乾在下而坤在上有

天地交之象焉故於陰陽消長之理言之爲最詳曰小往大來曰內陽外陰言陰往於外而陽來於內也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言來者長而往者消也六四陰也六五上六同坤體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上卦俱陰而无陽故曰皆失實也曰小曰大曰君子曰小人曰富曰實皆具於此一卦之內則所以發明陰陽之理豈不明白詳盡哉大抵泰之爲卦不特取其乾下坤上爲乾坤之交而三陰三陽內外六爻實交相爲應初九上應於六四故三陽同升而有拔茅彙征之象六四下應於初九故三陰翩翩同降而不戒以孚此初與四之交相應也九二上應於六五故引其類爲有道而得尙乎中行之君六五下應於九二故下下以

成其政而得帝乙歸妹之吉此二與五之交相應也惟九三上六各居二卦之極故雖相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處乾之極天地之際也所以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戒上六處坤之極泰之終也所以有城復于隍之戒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而无咎勿恤其孚而盡其在我則可以長享其福上六之時不可爲也故雖自邑告命而其命益亂而不免於吝此聖人所以貴於制治於未亂而保邦於未危者也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先儒之說非一也然多牴牾而不通其實謂九二得時引類之道如此而已人材有不及者容之所謂包荒也其或勇爲之過則亦取之所謂用馮河也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所謂不遐遺朋亡也皆所以

引類而配于中行之君也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踈與親皆无所偏誠用人之要道而極治之世尤不可不留意也此九二之責也

否卦說

泰否雖以乾坤之交與不交爲義然泰則三陽在内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泰之六爻專以交相應爲善否則三陰在内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居中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與衰撥亂之象故否之六爻惟三陽爻爲善各因其爻而取義固與論成體之卦不同也在否之初陰雖相連有如茅茹之拔然非如泰之可以彙征也惟守正則吉而亨爾象曰志在

君也言有志於事君非正不能也六二以陰居陰而又承乗皆陰陰柔之甚者也故以包容承順爲小人之吉若大人則寧身否而道亨豈以承媚爲吉乎六三居非其位而在順之極其所以包容苟且益可羞矣故曰包羞位不當也此三爻皆以陰之方進而爲小人戒也至於九四雖陽不當位然出於下卦羣陰之上與二陽同德而近九五剛中之君苟得君而有所承命則可以无咎而使儔類咸附麗其福也九五剛健中正有能休否之理故言大人吉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當時時警懼危亡以爲安固之道也上九處乾之極當否之終乾極則變而否終則傾故先否而後喜此三爻皆言陽之在上否極必泰而爲君子勸也泰之三陽君子在內之象

也而九二不忘包荒朋亡之戒否之三陰小人在内之象也而六二乃有大人否亨之辭泰至於上六極治也而城復于隍若不可以一朝安否至於上九極否也而先否後喜必有可爲之理消息盈虛之不常如此宜乎序卦有物不可以終通終否之說也

同人卦說

同人卦惟一陰衆陽之所同歸也一陰在五則是柔得中而居尊位上下之所同應也故爲大有一陰在二則是柔得中而有謙下以同乎人之象故爲同人正如一陽在上卦之中則爲比在下卦之中則爲師也曰同人于野亨言遠无不同而後爲亨也曰應乎乾者言合乎天理則非私意之同也是

故一卦之爻惟初九居六爻之下有捨已從人之義故如出門同人而可以无咎六二雖以成卦言之有中正謙下之美然以爻言之則正應惟五而所同有限故有同人于宗之吝九三以陽居陽又在下卦之上而不應上九之剛非能謙下者也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有疑其所應而欲在人上之意安得與人同哉此所以三歲不興而无所往也曰安行者言其安所往也自是以上三爻皆乾體尤非能謙下同人者也故九四之乘剛有乘墉之象惟弗克攻而能自反則吉九五亦先號咷而後笑雖以剛中下應六二非九三九四二陽所間如大師可以必克而相遇然係應惟二所同未大此所以不言吉也上九以陽處陰以能同人於郊庶幾同人於野者

矣然陽在六爻之上又居乾健之極終非謙下而能與人同者僅能无悔而已象言志未得也言陽剛自高終未可以得志也然則同人之道其惟執謙守柔而忘巳之私者乎

大有卦說

大有不惟五陽一陰柔得尊位有不自滿假可以持盈守成之義而離明在上亦天下之所同歸也故六爻雖或不應而皆有亨吉无咎之辭初九九四皆陽爻而不相應者也然當大有之時上有柔明居中不自大之君諸陽之所同歸而不在於應固非相害而爲咎也故曰无交害匪咎惟大有之初能思所以有大之艱難則无咎故又曰艱則无咎九二與六五爲正應君能體明執柔以接下而臣能剛中以任重者也

故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居下卦之上雖重剛不中然當大有之時羣陽並進亦能自通於柔明之君者也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其曰小人弗克者言此時此位必惟陽剛君子而後能得乎君也九四處近君之位當大有之時而能以剛居柔則亦不敢有其大者也故曰匪其彭彭盛多貌言不自以爲盛也非明哲之君子孰能深知乎此理故曰明辨哲也六五之柔明固五陽之所交孚然柔不可過也故必有威可畏而後爲吉夫子又慮後世不知所謂德威之威而或作威以傷夫大有之盛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言平易而无防閑擬備自然之威人自敬之非爲高亢崖岸以絶乎其下也既曰孚矣又曰威如吉既曰威矣又曰易而无備聖人

之爲天下後世慮何其諄復切至哉六五以柔得位而下有九二剛實有孚之應所謂履信也以六居五得坤黃裳之元吉所謂思順也上九以剛在上而已以柔居下所謂尚賢也故于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六五之能尚賢所以爲大有之美也然則坤之卦辭曰元亨大有亦曰元亨坤之六五曰元吉而大有推言六五尚賢之美亦曰上吉嗚呼微哉

謙卦說

說易者曰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下謙之象也然謙五陰而一陽初在艮止之下五得柔順之中二與四皆當位而比乎三上六又下與九三相應五柔皆有卑順從陽之義故其卦爲謙況九三一爻雖以陽居陽而在上卦之下又艮

陽以止爲體亦有謙退不進之象此謙之爻所以皆吉而无
凶也以六處初而在艮下謙之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六
二上比于九三柔得中正而有求陽之意故曰鳴謙貞吉上
六與九三爲正應者也故亦曰鳴謙皆謂其自鳴以求陽之
應也解者不知鳴謙之義又惑于上六所謂志未得之辭乃
以六二之鳴謙爲善而以上六之鳴謙爲非是隨爻辭而妄
爲之別也象之所謂志未得者言上六謙之極猶未以爲得
志而下求乎陽也非以其爲未善也至如九三以陽剛而知
艮止其勤勞而能謙者也故曰萬民服六四陰柔得位而下
比于三爲撝布其謙者也故曰不違則六五以柔順居尊位
其鄰皆陰而无自盈既富之意者也故利用侵伐无不利皆

所以言謙之美也雖然師卦不言侵伐行師之利而謙之六五上六乃詳言之謙豈用師之道哉葢惟謙之柔順知止而无好大喜功之心況六五上六處謙順之極其于用師必有不得已之意不然未見其利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亦以其坤順之中而後可以言利也哉

豫卦說

隨卦說

易說卷一終

上經二　蠱至離

蠱卦說

蠱自泰來大往小來之初也故蠱以㡼壞爲義而治蠱惟陽剛中正乃克有濟初陽位也以六居之故雖可以幹父之蠱而厲然後吉二陰位也以九居之故可以幹母之蠱而不可貞九三陽居陽位故可以幹父之蠱而无大咎其所以小有悔者爲陽剛而不中也六四陰居陰位陰柔之至非能有爲者也徒增益其蠱而已故裕父之蠱而往見吝六五雖陰而居陽位柔得中居尊而下有剛中之應亦可以有爲者也故曰幹父之蠱用譽上九陽居陰位處蠱之極有能爲之資而

不可有爲者也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四爻皆取幹父之蠱爲義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故曰剛上而柔下言其自泰來也否極則必變而之泰故隨有隨時適變之意泰極則有復否之理故蠱爲治敝之卦設卦命名之義豈苟然哉大抵適變不能不隨而隨常患乎不正當隨之時而不知適變則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故六爻雖專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陽居陽位則必有戒之之辭至陰爻則惟取其能比于陽而隨之蓋惟恐陰柔之不能正也初九陽居陽位爲動之主於隨之初而能有立者也故曰官有渝官言其守也有渝言其變也惟其有守也故能貞而吉惟其有渝也故能出而與物接故又曰貞吉出門交有功

也六二當隨之時而近比于六三之陰係于小子者也上係
陰則下不能兼與乎初九之陽矣故曰係小子失丈夫言隨
乎上則失乎下也六三當隨之時而近比于九四之陽係于
丈夫者也上係乎陽則下舍六二之陰矣故曰係丈夫失小
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言隨乎陽則可以求而有得惟在于居
正也六三陰也而比于九四故求于陽而有得謂陰之得于
陽也九四陽也而比于九五故能隨九五之中正而有獲于
下之二陰謂陽之能得陰也此求有得隨有獲之義也六二
六三之二陰上而隨乎陽莫如九五之尊也而九四以陽剛
之才居近君之位二陰比之蠱以其在內卦之中也五爻皆取
人子幹蠱爲義而上九獨曰不事王侯以其在外卦之極也

其在內則所幹爲有限其在外則不事不失爲高尙其實隨自否來有變而爲泰之漸故上六曰王用亨于西山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也蠱自泰來有積而爲否之漸故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所謂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者也先甲後甲之說先儒謂甲者事之始也先甲則先於此而究其所以然後甲則後于此而慮其將然又曰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其說得之若論甲庚而及於辛丁巫史之言也仲尼之所不道也

臨卦說

一陽爲復陽始生也二陽爲臨陽浸長也陽剛方長有進而

无退故序卦曰臨者大也言陽之方盛也舊註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亦臨之義也當臨之時剛浸而長莫能禦也內說而外順无所忤也九二剛得中而應乎五不可間也合是三者上下內外彼已之間无一毫之逆境人情之所易忽也故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繼之以八月有凶於其陽盛之際而先戒之以陰之將然也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八變而得遯遯者陰之長也陰長則陽遯矣故曰有凶惟能于方盛之時而預知其將有凶之理庶乎其盛而不驕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于姤卦一陰之生又曰勿用取女皆聖人先爲之戒也臨之六爻雖以相臨爲義其實二陽方長在上四爻惟與陽爲應者然後足以

爲吉初九九二兩爻皆以陽在下而與上卦六四六五爲正應是上有以臨之而下有以感之也故六四居近君大臣之位則曰至臨无咎而初九曰咸臨貞吉六五柔得尊位則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而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以其應于四故曰貞吉以其應于五故曰吉无不利然皆感於臨而應之故皆曰咸臨也至于六三上六无陽以爲應故六三曰甘臨无攸利言處兌說之極以佞說姑息臨下不足以爲利也上六曰敦臨吉无咎言處坤順之極以敦厚接下雖无應而无咎也此又各以其兌坤之體言之也惟九二之象曰未順命也最爲難解說者或曰若順于五則剛德不長其能无不利者必未順命也或曰其順之實已見于未命之先矣或曰未順

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其說皆有理而未盡其實咸臨之吉本于剛柔中正之相感非上之所能命也

觀卦說

臨以二陽方長爲義故在上四爻惟與二初相應爲最吉觀以二陽在上而取羣陰觀仰爲義故在下四爻以其去陽之遠近爲善否初六以陰柔處觀之始去陽爲最遠所觀仰者淺童蒙之觀小人之道也故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以陰柔在內卦之中而去陽亦遠如闚而觀之婦人之道也故曰闚觀利女貞六三去陽漸近可以觀仰于上也然六以陰居陽位而在坤順之極有欲進而不能之象故雖能觀于

陽而未免于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六四陰柔得位而切近于陽可以觀仰而親附於陽者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皆以去陽之遠近而爲之等差也九五以陽剛中正而有六二之正應上九雖无位而下有四陰非如乾上九之无民也惟觀已之剛德允協于君子則可以无咎故皆有觀生之辭既能觀我陽剛之德則可以觀陰之必應故九五之象又有觀民之辭先儒釋六三之觀我生謂動作施爲之出于已者釋九五之觀我生謂時俗政化之出于已者其說殊爲費辭要之陽爲德而主生羣陰之所觀仰也故陽以生爲言陰爲彼則陽爲我故生以我爲言至上九不曰我而曰觀其生則有高亢作爲之意象所以云志未平者也說者謂臨與所

臨觀與所觀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義葢因兩或字而爲之說也其義雖通而考之卦畫則未盡然其實臨二陽方進而在下專以陰陽相感應爲義故曰與觀二陽在上則以陰求親于陽爲義故曰求舊註未爲不然也

噬嗑卦說

否一變而爲隨者上九之剛下于坤柔而爲初九初六之柔上于乾剛而爲上六下卦爲震而上卦爲兌震動兌說則否之象變矣故爲隨隨時當乎隨物必說而從之然不能皆隨也有強梗以爲吾之間聖人不能不去之故隨一變而爲噬嗑九四陽非其位而在中虛之下震動之上頤中有物之象也

噬而嗑之則非正之剛不得而間故噬嗑必亨而利于用獄也否之變隨不過初上兩爻升降而已剛柔未相間也至噬嗑則初六之柔上而入于二陽之中九五之剛下而處于二陰之下六爻之剛柔始分矣故曰剛柔分又曰柔得中而上行震得陽而動離得陰而明故曰動而明又曰雷電合而章用獄之道莫大乎威與明也說者皆曰噬嗑專以除間用獄爲義初九雖陽爻而在六爻之下則取下民受刑之象上九居无位之地亦爲受刑之人惟二三四五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且九四以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是皆隨卦爻之辭而爲之說則不免自相矛盾以初九上九爲受刑之人固非易之本旨旣以九

四爲間而又曰任除間之責尤非通論也初九言屨校滅趾
者謂懲當于其初也上九言何校滅耳者謂不幸有極惡之
人則亦不得已而治之也其初第欲其警而不趨於惡故不
言噬其終惡積罪大則當深懲之故噬不足言也要之九四
爲間於頤中者也不可不噬而去之也初九六二六三六五
皆噬之者也此四爻所以皆言噬也其實自九四之外初二
三五與上九五爻皆當用刑之寄者也六二以柔處中宜用
刑者也雖在震乘剛而幾于躁動其去惡如噬膚之易而沒
鼻然柔中必不過于剛可以无咎也六三以陰居陽而在震
之極動不量力者也故有噬腊肉遇毒之戒腊謂小物之全
乾者也然亦不過小吝而已五居中故曰黄五陽位故曰金

黃言其中而金言其剛所謂得黃金也然六居之終非其材故有噬乾肉之戒惟守正若厲則无咎也獨九四爲間于一卦之內處非其地又剛而不中雖欲噬而去之而其實難噬者也故有乾胏之象胏肉之有骨而最難噬者雖噬之而得剛直之道又必克艱守正而後吉甚言其噬之難也

賁卦說

隨自否變故隨則无故旣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爲噬嗑蠱自泰變故蠱則必飾矣不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爲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之中而爲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爲艮剛柔相交以爲文也然柔文剛則曰亨剛文柔則曰小利有攸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

剛上而居外又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應而後足以爲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所行苟非其義寧舍車而徒爾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柔麗乎中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爲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必有待而後興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賴二陰之相濡以爲賁者也然處乎陰柔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貞吉能永貞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寇已而不獲陽剛之賁曰賁如皤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寇婚媾言當賁之時剛柔相比以爲文雖

乘剛亦婚匹而非寇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于上九之陽有賁于在外之賢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非謂幣聘當吝也謂其獨賁于上九則吝而未廣也然不失爲好賢下士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于文也此雜卦所謂賁无色者也

剝卦説

柔變剛則剛剝落故曰剝剝自下而上至于五則陰柔之盛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惟君子觀坤順艮止之象故當剝之時不過順而止之而已五陰一陽而爲剝君子所宜忿疾也而曰順而止之五陽一陰而爲夬君子所宜亟決也而曰孚號

有厲聖人之爲君子慮何其戒謹而不敢忽如此哉剝之諸爻所有剝牀以足以辨以膚之別者以其自下而上也足者牀之足也當剝之初陰來剝陽大往小來而滅沒于正道者也故曰蔑貞凶辨者牀之幹以其分隔上下而謂之辨也剝牀而以辨則陰柔浸長矣故亦曰蔑貞凶六四之膚則將滅其身也故曰切近災也若乃六三在六四之下不言剝牀而曰剝之无咎者以其上應于上九之陽小人之知歸乎君子者也故許之以无咎而象亦言其失上下同類之故也六五居剝之極亦不言剝而曰貫魚以宮人寵者以剝及君位難于有言故但言人主所以待羣陰之道必防微杜漸當如貫魚使之順序以宮人之寵寵之而不假之以權則終无尤也

上九以陽剛而在艮止之上陰之所不能剝者也故如碩果之不食將有復生之理艮反爲震剝反爲復則君子可以有行故曰君子得輿震陽動于復而極于夬則小人將无所庇矣故曰小人剝廬所以深戒夫小人之進而爲君子地也

復卦說

姤者陽之始消也消則必復故震之一陽動于坤下而爲復曰復亨者下動上順既復則必亨也曰出入无疾者言陽之消長皆以漸也曰朋來无咎者言一陽之生甚微必得其朋類之來然後爲臨爲泰而无咎也曰反復其道者言消而復長也曰七日來復者乾一變爲姤二變爲遯三變爲否四變爲觀五變爲剝六變爲坤七變而陽始復也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者坤靜而震動一陽動于下而爲生物之始也先儒或謂動靜見天地之心或謂生物爲天地之心要之非靜則何以能動非動則何以生物其實一理也雖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陰陽消長若循環而一陰之生止曰姤一陽之生乃曰復何也復以來復爲義謂其本有也所以幸夫陽之生也姤若始相遇然所以惡其陰之逢也此聖人任德不任刑進君子而退小人之意初九以陽剛爲震之主在復之初其失不遠而能復者也故爻辭言无祇悔元吉而象曰以修身也六二柔順中正而下比于初其復美矣故爻辭言休復吉而象曰以下仁也六三上无其應而以陰居陽位有欲善而資不能之象故頻失頻復厲而後无咎六四柔得位而下有

初九之正應故居四陰之中而能獨復象亦言以從道也六五柔得尊位而下无其應然居坤體之中其敦厚足以自成而已故曰中以自考也上六以陰居陰而在坤之上復之極下无陽以應之陰柔之至不能自强者也故迷而不能復則行師取敗以其君凶久而至于十年猶不可以有所往也然則陽剛之德君子其可一日无哉此卦五陰在上而下惟一陽初九之復旣可以修身矣六二比之則有下仁之美六四應之又有從道之善曰修身曰仁曰道皆謂在下之一陽噫此其殆庶幾夫子所以獨歸顏子歟

无妄卦說

大畜卦說

艮在上而乾在下乾健上進而爲艮所止也故有畜之義艮陽卦也易以陽爲大故曰大畜以別于小畜然初九九二乾體之陽也六四六五艮體之陰也他卦雖以陰陽之應爲正此則專取艮止畜陽爲義六四六五畜乾者也初九九二受畜者也惟九三與上九合志然後利有攸往考之六爻之辭斷可識矣初九曰有厲利已言健而上進則有危厲惟利于已而不進也需以乾遇坎故初九之象曰不犯難大畜以乾遇艮故初九之象曰不犯災皆所以爲乾陽之戒也至六四則畜初九者也故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畜初九之剛如童牛未有角而先牿之則易制也九二曰輿說輹言艮止在上乾健不可以上進如輿之說去其輹可也小畜之九三逼近于

陰故先言輿說輹而又戒以夫妻反目之相傷大畜之九二則在下卦之中故止言說輹則可以无尤其言如輿之不可以進則一也至六五則畜九二者也故曰豶豕之牙吉言畜九二之剛如豶其豕則牙雖存而无害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與上爲類故爻辭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而象又有上合志之辭言三陽之進如良馬之相逐利有所往而與上九陽剛之志合也上九處畜之極而下引三陽畜極則通者也故曰何天之衢亨而象又曰道大行也言道之大亨无往而不行何待衢路而後亨也然而九三之辭必言利艱貞曰閑輿衛者以其居健之極雖有良陽在上而不可不戒也輿所以行也衛所以自防也旣利艱貞矣又必自警曰閑習于輿衛

而後有攸往則无輕進犯災之失矣此亦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意也

頤卦說

先儒言六二之顛頤曰下求于初則爲顛倒至六四之顛頤則曰以上養下其施光矣言六二之拂經則以違經爲非至六五之拂經則以違經爲吉歷考六爻之義諸家之說或通于此而礙于彼或牽合其一二而牴牾諸爻恐非通論也要之頤以養正爲吉正以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雖其爻之剛柔位之當否爲義不同然吉凶之大槩可決也初九居震之下動之主也故有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戒六

二陰居陰位又在震體之中其動而求養于陽必矣故反而從初九則爲顛頤而拂經上而從其應則六五亦陰也故曰于丘頤征凶丘在上之象謂六五也六三以陰處陽在震動之極非頤之正也故不特凶而已且有十年勿用无攸利之戒焉凡此皆爲震而言也六四當艮止之初陰得位而正應于初九是能止震動而養正者也故顛頤吉虎視眈眈而不用其威其欲逐逐而私欲不留養正之始也六五以柔居尊位下无其應而比于上九亦拂經也然居艮體之中居正而吉也雖止而不能涉大川不害其爲柔順而能尚賢故曰順以從上也上九以艮陽居一卦之上羣陰由之以養也故曰由頤然不可以亢也故厲而後吉至于利涉大川而象以爲

六有慶則以其艮止之陽凡此皆爲艮而言也由是觀之頤之貴于止而不貴于動明矣君子所以謹言語節飲食而不敢妄動者其養正之要歟

大過卦說

卦惟六畫而四陽在中大者過也陰爻惟二而分于初上本末弱也本末皆弱故有棟橈之象剛雖過而二五皆剛中又內巽而外說故利有攸往而亨要之大過之時不患其不能有爲而患陽剛之太過初六以柔居下故如藉之用茅而无咎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位剛柔之相濟者也故二則无不利四則棟隆吉九三九五皆以陽居陽位剛之過者也故三則棟橈凶五雖无咎无譽而象有何可久亦可醜之辭惟上

六雖陰柔而處大過之極故有過涉滅頂之凶无非以太過爲戒也九二之陽下比于初六之陰故言老夫得其女妻九五之陽上比于上六之陰故言老婦得其士夫初六柔下而吉也故九二下比如枯楊之生稊稊根也上六過而必凶也故九五上比如枯楊之生華言其必不久也九三重剛不中而所應上六亦失于太過故直言棟橈之凶九四剛而能柔又有初六之正應故直言棟隆之吉說者謂九四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之陰是有它也有它則累于剛矣故曰有它吝殊不知大過之剛惟恐其不能柔也九四與初六爲正應以六居初亦剛柔得宜也安得有吝况易中所謂有它者未有以正應爲它者也比之初六專比于五而不應四故曰有他

吉今九四旣取其剛柔得宜以爲吉矣而又曰有它吝者以其下近于九三恐其同類相比而舍正應則至于棟橈之凶故復戒之以此也不然九三之象何以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九四之象何以亦曰不橈乎下哉

坎卦說

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然剛實在中有孚者也外雖爲陰所揜而心實亨况重坎之卦二五爻皆剛中而合德則陽動而比必得其類而可以出險矣此卦之所以獨曰習坎而謂之行有尙者也先儒多疑八純卦无增字往往以習字爲衍葢坎之爲險非重之則剛中不能有尙而无以見出險之理此所以加習字而別乎不重之坎也初六以陰柔在下則

爲坎之深上六以陰柔終不足以出險則爲坎之極故初有入于坎窞之凶而上有三歲不得之凶六三柔不當位未能出乎下坎而又在上坎之下故來往皆不免于坎而有勿用之戒九二在下坎之中有得亨之理然以九之陽而居二之陰位則未能獨亨也故不過求小得而已惟九五陽居陽位又在上坎之中剛實而中正者也故雖如坎之不盈未能出險然陽剛得位終祗于平而无咎也若夫六四柔得其位已出于下坎之上而上比乎九五之陽當險之時剛柔交際君臣相須之象也故雖酒簋之微瓦缶之器自牖納此至約不必階序行禮之地而其誠意已接矣深言濟險之功必在乎君臣之交孚也大抵天一生水而爲坎一者陽也坎雖以陷

爲義而乾陽在坤險之中實萬物胚胎之始故易始于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繼之者皆有坎非偶然也屯蒙以乾之一索再索三索于坤而爲卦故震下坎上爲屯坎下艮上爲蒙皆以陽卦之合而成也然後以乾遇坎而爲需訟以坤遇坎而爲師比莫不有自然之序焉嗚呼此乾之所以居西北而坎居正北者歟

離卦說

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之間而爲坎離以一陰麗于二陽之間而爲離坎雖陷于險然剛實在中故有孚維心亨而行有尚離雖麗而明然柔在中故必利貞而後亨能如畜牝牛則吉此坤之所以利牝馬之貞而用六坤之道必在于利永貞者

也是故以六居五柔之麗乎中者也五陽位而陰居之非正也況承乘皆剛不可以不懼故必出涕戚嗟而後吉言出者不恃其文明而求公輔以爲已助也故象曰離王公也言六五知此而後王公相附也以六居二亦柔之麗乎中也二陰位也而陰居之正也既中且正故黃離元吉而孔子以爲得中道也言柔惟處正而後可以盡中道也履卦以陰履陽爲義今初九在下而六二麗于上所謂履也附麗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分錯而未知適從之時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上九明之極而陽之亢也附麗之極不能无未服者而以太察之明過亢之陽臨之其不用兵者幾希故聖人以王者之師而戒之言王者之出征非樂于毒

天下也所嘉者在于折取其渠魁而非必盡獲其醜類故无咎蓋不如是則未免于咎也孔子從而釋之曰以正邦也知所正邦則豈察察而剛暴者哉若夫九三陽剛不中居下離之上又在六二中正之上過乎中而不常其德者也故不鼓缶而歌則有大耋之嗟言其哀樂之不常也九四陽非其位而居下離之上又在近君多懼之地不量力而妄進者也故雖如離火之炎突然其來而適足自焚不免于危亡棄絶之禍也然則先儒謂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麗也可不謹哉

易說卷二終

易說卷三

下經一　咸至革

咸卦說

咸說者皆曰感也六爻雖有不當其位而陰陽皆相應所以爲咸殊不知艮下兌上內止而外說也內止則其感爲无心外說則无感而不通以其本于无心故爲感之至也是以艮之三爻皆以有應而不能止爲戒九四上六皆以不中而有應爲戒惟九五剛健中正在兌之中而與艮之六二爲正應然後有咸其脢无悔之辭則以其應之本于中正而无心于咸也易之爻象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發明一卦之義惟上艮下艮與此下艮上兌之卦則專取一身以爲況艮自趾

腓限夤身以至于輔咸自拇腓股心脢以至輔頰舌其爻皆有自然之序而皆以艮止爲主則聖人所以曉天下後世者亦切矣何謂拇足之大指也何謂腓足肚是也股在腓上故先言腓而後言股皆行而動者也心則思而動者也輔與頰舌則言而動者也咸雖以相應爲感要不可以動而有心也惟脢之在背非有欲者也非動而求感者所謂艮其背之意也九五剛中得位而下與艮體之中爲正應非如九四初六之皆不當位又非如上六陰柔之至而下應九三不中之剛其所感中正必无私與故曰咸其脢言在背而非所見者亦感之則可見其无心之感爲至也象所以言志末也者謂有志于感則末也初六之象曰志在外九三之象曰志在隨人

皆惡夫志之動也初六以陰柔居艮止之始而上應九四則是不能止而欲動者也故曰咸其拇言其有動足之漸而所感者淺也六二以陰柔居艮之中而上應九五亦非能止者也故其動而求感如腓之行則先動安得不凶故曰咸其腓凶居吉言求感則凶惟靜而不動則吉也九三居艮之極而上應上六有止極而妄動之象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言不能止而如股之隨足則往必吝也此皆因艮體之有應而爲之戒也九四以陽處陰既非其位而在兌之初下應初六未能至于无思之域者也故惟貞吉而後悔亡不然則凡隨其所感憧憧往來而未嘗暫已者物各以其朋類而從爾之思矣知物之來各因其思則一心之間非正安能吉而无悔

哉孔子從而釋之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當正心於未感利害之先則湛然不爲物役也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而下應不中之九三誠之不足而欲以言語說人者也故如咸其輔頰舌徒滕揚其口舌而已此又以其兌體所應不中而爲之戒也聖人於九四先言貞吉而後悔亡至九五則直言其无悔旣於九四戒其有思之失又于九五明其无心之理則咸其可以有心爲哉

恒卦說

說卦曰震動也巽入也巽入而靜未足以盡常久之理惟動而不失其常斯能久於其道故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皆因動而見其常

也象亦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所以鼓舞萬物也雷厲風飛可謂動矣而其所謂恒者未嘗變也故君子體震之動而出與物接體巽之靜而入與道俱動靜出入未嘗不易而所立之方則不易也方猶所也不易其所則于易之中而有不易者存也此所以爲恒也艮止也若无與于感也然惟艮在內而說于外斯足以爲咸以是知相感之至不必動而求感也巽入也若可見其恒也然惟巽在內而動于外斯足以爲恒以是知有恒之至必於動而後見也此皆以成卦言也非必專取男女長少之上下以别咸恒之義也若夫以六爻言之則內外之卦有宜言應者有不宜言應者有爻雖應而位不應者此咸之六爻所以有凶吝而恒之六爻亦多

凶也初六九二九三皆巽體也初六在巽入之下求恒而過深者也雖有九四之應而以陰居陽位銳於初而不能恒也故正固則凶而无攸利九二在巽之中雖不當位而上有六五之應能合乎中者也故悔亡九三雖有上六之應而重剛不中居巽之極重剛則不能退巽柔則不能進或進或退不恒其德者也故或承之羞而貞固亦吝九四六五上六皆震體也九四在震之下動之主也然以九居四又與初六爲應非可恒者也故如田而无禽雖動而无益也六五在震之中動而不違乎中者也故曰恒其德貞然以陰柔而下應九二則是尊從卑陽從陰也故又曰婦人吉夫子凶上六在恒之終而居動之極又下應九三不中之剛是以妄動爲恒者振

奮不已將失其恒凶之道也嗚呼知震巽之義然後可與論恒矣

遯卦說

先儒曰他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反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在後而不及是以危也諸家之說往往如此然易于初爻或曰咸其拇或曰壯于趾或曰艮其趾皆以初爲義未有以爲在後者也惟既濟之初九曰濡其尾未濟之初六亦曰濡其尾則以初濟與不能濟爲喻亦未嘗以初爲在後之象也况遯之爲卦以二陰浸長而陽當遯爲義初六陰之方長也何預于陽而以爲遯之在後者哉其實遯之六爻于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皆以遯爲善所以爲君子慮

也于初六六二陰之浸長則皆有戒之之辭所以為小人戒
也泥夫一卦之名而不察其六爻剛柔之異此學易者之通
患也何以言之首者初也尾者終也初六當遯之時而一陰
方長其勢甚壯也聖人慮其乘時而不已于是為之戒曰遯
尾厲言當遯之初陰柔雖可進而終則危厲如于一陽之長
而先戒之以八月有凶之意故曰勿用有攸往而象亦曰不
往何災也黃中色也牛順物也革則固也六以柔順居二又
在下卦之中所謂黃牛也執之用黃牛之革者謂有此中順
之德執之當固也六二陰既浸長而逼近九三所以戒其中
順而固守也勝升證切說吐活切曰莫之勝說言惟執中順
如革之固則莫能勝莫能說也象亦曰固志也甚言陰柔之

不事妄進也自是以上則皆言陽之當遯宜知幾而遠避故九三近乎二陰則係之而有疾厲九四遠於二陰矣則君子有好遯之吉九五以剛中正去二陰爲益遠故曰嘉遯貞吉上九以陽剛超乎六爻之上去二陰爲絶遠故曰肥遯无不利六爻之義豈不甚明哉初六九四剛柔之應也六二九五剛柔之應且正也他卦多以有應爲善而遯之九四乃以好遯爲君子之吉則是不必應于初也九五又直以遯爲嘉且吉則是不必應于二也聖人于遯皆不欲陽之應于陰如此而彖辭又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亦謂五之當位雖與二應而與時偕行當遯則遯不必專于應也亦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嗚呼何其戒謹于君子小人之際哉

大壯卦說

晉卦說

明夷卦說

先儒言凡卦皆以五爲君位惟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故以上六當之而五爲切近至暗之人因以六五當父師之任以明處之之道是未免以六五之言箕子而併以上六爲君位也且其說旣以六四爲近君之大臣矣而又增父師一爻于大臣之上其可哉上六之所謂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者以其處明夷之極故原其初之能照四國而深惜其後之失則益取日爲喻以見明夷之極雖如此然非其本不明也六五之言箕子者不欲于君位而言明夷故言君子所以處

明夷之時者當如箕子之正其志也大抵明夷之卦最爲難說故古今解者往往有大礙理處如九三一爻自王氏以至近時程氏楊氏漢上朱氏諸家皆以爲去闇主湯武之事且以南狩爲前進而除害得其大首爲獲其昏闇之魁首嗚呼聖人忍言之哉易更三聖將以爲天下萬世大訓安得有此言哉夫離在坤下有日入地中之象故謂之明夷九三居下卦之極在離之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故曰于南狩言當在于離方也得其大首言復向于明方則將得其端緒之大者也然猶在坤之下而未能遽出惟當守正俟時而不可以欲速故曰不可疾貞凡去昏而復明者皆若此非必專爲人主言也而直謂之湯武之事何哉要之所謂明夷者不特遭時

之昏闇人有蔽于物汨于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也初九明夷之初也故君子見幾而避之六二離明之中正也故傷不至于甚而用拯馬壯吉馬者健順之物健則能正其志順則能晦其明其爲吉也何有初九六二九三同離體也故皆言明夷之可以復自六四以上則坤體所以傷此明者也故于六五言利貞于上六言失則唯六四在坤之初近明夷之君故言能獲其心意則當出門庭以避之聖人惓惓爲明哲之慮也如此學者其无惑于傳註之說哉

家人卦說

家人之卦不惟九五六二兩爻各得其內外之正位而六四一爻亦當其位焉同人之言柔得位得中謂六居二也小畜

之言柔得位謂六居四也今卦惟二陰爻而一居二一居四可謂陰柔各得其位矣此彖辭所以言男女正而卦辭獨曰利女貞者也豈惟卦辭然哉六二以柔明居中故遂无所事而在中饋貞吉可謂惟酒食是議也六四以柔居巽下故能富家大吉所謂家之肥也夫子釋六二之吉旣曰順以巽而釋六四之吉又曰順在位豈非女子之正莫大乎順哉嘗試論之正家之道莫若以嚴象于父母皆謂之嚴君而王假有家必歸于剛健中正之九五欲其嚴也家人過嚴嗃嗃則雖悔厲而獲吉婦子嘻嘻而失節則必至于終吝欲其嚴也初九正家之始必防閑而後悔亡上九家道之成威如終吉亦欲其嚴也嗚呼嚴則是矣其所以嚴者不可不知也風自火

出風化自內及外之象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風化之實係乎已之言行也上九先言有孚而後言威如誠信足以感之而後足以服人也夫子從而釋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豈剛嚴以求人之畏哉則亦在于反身之誠而已然則言行之不謹而自反之未至聖人固无取夫嚴也世固有嚴于處家而未知所以反身者或至于上下胥怨而父子亦不用其情豈易之所謂嚴哉

睽卦說

蹇卦說

解卦說

解震在上而坎在下動而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義言

利西南坤方之得衆而不言不利東北者解則无所不利也先儒曰无所往其來復吉謂難已解无所爲則當修復治道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其言大略與舊註同然求之彖所謂得中之辭則似有未盡其實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爲下卦之坎言之也有攸往夙吉爲上卦之震言之也方其在險而无所往故來復于中而吉以其陽剛之在中也及其出險而之震則有攸往矣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爻而可以動也其未解則來復蹇之所謂來反也其既解則有功蹇之所謂利見大人也蹇發其端而解言其詳不可不詳玩而深思也夫當既解之時已出乎險而動乎上故坎之三爻必有應于上爲吉而以无應于上

而有咎蓋无應則不能出乎險也震之三爻則以動之初終爲等差雖動至于極而无不利蓋已出乎險非動則不足爲解也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以其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則其動必不安也初六當解之時以柔而上應九四之剛剛柔之相際也故无咎九二當解之時以剛中而上應六五之君羣陰之所歸附也故如田之獲三狐焉狐陰類謂初六六三上六三陰爻也得黄矢貞吉則以其得中直之道也六三當解之時而上无應又以六居三陰柔不能解難而僭居陽位者也故如小人乘君子之器適足致寇而已此下坎三爻之別也九四當解之時而在震之初宜其足以解難也然以陽處陰其位未當僅能出乎坎而又下應初六但能

解而拇言所解者在下而微也陽剛而動故進而不已則朋類自孚故又曰朋至斯孚上六五去坎既遠又以柔在震之中下與九二之剛中爲應則動協于中而能有解者也雖小人亦交孚而退聽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以陰柔之至而在震之極當解之時動而不過者也隼高飛之禽又在高墉之上似未易獲也而君子待時而動雖射隼高墉而獲之則其能動而有成可知矣此上震三爻之別也夫子于此所以詳言君子待時而動者正所以發明震動之爻爲天下萬世訓耳

損卦說

陽實有餘而陰虛不足故損益之卦皆以損陽益陰爲義損

自泰來者也損三之陽以益于上故下乾變而成兌上坤變而成艮所以謂之損以其損下而益上也益自否來者也損四之陽以益于初故上乾變而成巽下坤變而成震所以謂之益以其損上而益下也莫吉于泰而益上則損莫凶于否而損上則益則是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明矣損下益上固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此損之名所以不廢于易也許行謂滕有倉廩府庫以爲厲民而自養者知損下之不可而不知易之所謂損也損之一卦雖以下卦之陽益于上卦爲名然艮體在上有知止之義兌體在下有說順之義上知止則无過取下說順則非强從上止而下說然後可以爲

損則夫非止而說者烏可以損下哉益之象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今損下而下亦說則損之道豈剝下奉上之謂哉故損之所謂有孚以三陽三陰之相應而交孚也上下交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所謂可貞以二五之正應也九二剛中則能應乎上六五柔中无求于下斯可以有攸往矣是亦以其上知止而下說順爾曰曷之用謂在上而知止无所用于益也曰二簋可用享謂在下而說順雖二簋之微亦以享于上也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言陽在上有以先之也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言說應于下其損有時而非過于損也此卦彖之大意若夫六爻雖以損剛益柔爲義亦各因兌艮二體而爲之辭初九陽居陽位在兌之始而應于六四其損下

以益上必矣損不可過故戒之以已事則當遄往酌而損之可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于六五亦損下以益上者也說而應乎正則利過此則凶故不損而益之則爲不失其中矣六三在兌說之極居損剛之位故曰三人行損一人言下爻三陽而損此一爻也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九居上而六居三則一陽上行六三有應爲得其友也象曰三則疑者言三陽之盛極必損故疑之也此皆以兌體言之也六四以陰居陰在艮之始而下應于初知止而不妄求者也故初之益上其損雖疾而此无過求焉則彼已事而遄往此亦无咎而遄有喜矣舊註古者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故曰十朋之龜六五在艮之中柔得尊位下應九二又剛上而尚賢故或益之

多雖十朋之龜弗能違也象曰自上祐也而不言九二之應者益上之爻止以上九爲主也上九雖在六爻之極而實艮止之陽非過亢者也損終必益而又爲益上之爻故不損而益之非特无咎貞吉而已且利有攸往而无有內外无不臣服宜矣此皆以艮體言之也

益卦說

損之卦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又曰可貞利有攸往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諄諄于訓戒之際益如此至益之卦辭乃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兩語而已是知當益之時上以順而益下下以動而應上上損而下益自然无所往而不利所以其辭寡也損以下卦之陽而爲上卦之上九則上九者損之所

由以成也故上九弗損益之利有攸往而六五比于上九乃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上祐者言自上九以益于六五也益以上卦之陽而爲下卦之初九則初九者益之所由以成也故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而六二比于初九亦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外來者言初九之陽本自外卦來而爲益也或曰自上祐或曰自外來其言損陽以益陰則一也然損之六五謂之元吉而益之六二謂之永貞吉者益以六居二陰柔之至故戒之以永貞也易中諸卦或言利有攸往或言利涉大川未嘗併是二者而言也卦辭雖言利矣而爻辭或未必曰利則利固未嘗輕言也惟此卦辭既併言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初九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

六四又曰利用爲依遷國至于六二曰王用享于帝六三曰
用凶事无咎豈非益下則利乎九五剛健中正位乎天位又
以巽體而得六二之正應損上益下之主也故剛實有孚而
惠發于誠心勿問而自然元吉下亦懷我之德而大得其志
此益益道之大也上九以陽剛而處益之極有求益无已之
意外卦之陽既以下益而爲初九則上固不可復求益也故
莫之與而傷之者至而象亦推言益之來本自于外也是以
初九六二六三皆震體而在下卦蒙益者也故三爻皆吉而
无咎震之成卦由于初九則初九震之主可以有爲者也故
在益之時則利用大作六二居震體之中而近初九之陽得
十朋之益者也而又上應九五故有享帝之象六三居震體

之極幾于躁動而凶然有上九之正應則是有孚也六雖居三而應于巽動必以順是中行也是以告于公上而達其誠上下之所固有也雖用之凶事以濟大哉亦无咎也四本陽爻也損其陽而下益于初故爲益則四者損剛之位也又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六四雖柔而不失于中行是以告公上則九五之所樂從也四本陽而移于初有遷徙之象焉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亦以其志之在于益下也然則損上益下之位其本發于九五有孚之心而其效見于大作享帝救哉遷國之際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日不知此理哉

夬卦說

舊注曰揚于王庭其道公也故先儒因之曰小人衰微君子

道盛則當顯行于公朝然彖釋揚于王庭乃曰柔乘五剛何也蓋大壯四陽也君子雖道盛而九五之德猶未同也故戒其利貞而未足以決去小人夬則五陽也四爻以陽剛之德進于下而九五以陽剛之德應于上有剛中之君以爲之主然後可以出命而決去小人也曰揚于王庭謂必有君命而後可也曰柔乘五剛謂必有五剛而後可以決柔也自昔君子恃其公論之勝鋭于誅斥小人而不量其君之不足以有爲未有不召禍者不知易之過也曰孚號有厲言雖君命又當至誠誠號于衆俾知決去小人之難而或有危厲也曰告自邑言當自治以盡其在我者也曰不利即戎言不勝其忿而以兵戎則適以趣亂也唯知其難如此然後可以決去小

人故曰利有攸往此乾下兌上聖人所以默寓健而說決而和之意也使徒健而不說決而不和何足以成事哉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戒乾陽之輕進也今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當夬決之時戒之尤切也大壯之九二曰貞吉陽居陰位而在乾之中剛而不過故言其正則吉也今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當夬決之時尤戒于陽剛之過故必惕懼誠號而後可以无憂也大壯之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以其處健之極重剛不中故詳言用壯不用壯之得失以戒其剛之過也今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頄顴也壯于頄則怒之見于面者也欲決小人而輕發易怒取凶之道也是小人用壯也君子夬

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言君子當其可決而決之其處已雖已特立獨行而其待小人未嘗不和雖若爲小人所濡而可以有慍然決之而和何咎之有亦所以明用壯之得失爲君子訓也大壯與夬皆陽盛之卦而下卦皆乾故其爻辭略同而于夬戒之尤至可見聖人之心惓惓于君子小人之際也九四陽居陰位又以兌體而乘乾陽之剛乘剛則不能安故有臀无膚之象陰柔則不能進故有行次且之象宜其有悔也然能牽引下卦之三陽以助九五之決則可以无悔故曰牽羊悔亡亦大壯以羊喻剛之義也聞言不信則以其兌陰之體也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有諸陽之助故其于柔也當決而決如莧陸之易去要必中行而後无咎也象所謂中

未光者亦恐其決之過也上六處決之極小人必去不必誠號而小人之凶可必也故曰无號終有凶又所以深爲小人戒也

姤卦說

臣嘗于復卦論立卦之名以爲聖人于一陽之生曰復謂本有而復來有幸之之辭于一陰之生曰姤則若始相遇然有惡之之辭蓋聖人進君子退小人之意也今觀姤之卦辭則此意益可知何則陽至于四畫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爾而卦辭已曰女壯又戒之以勿用取女象又曉然釋之曰不可與長也則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爲何如哉姤之初六卽坤之初六也坤一爻于乾而爲巽故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

理然方來之陰漸長則爲遯又長則爲否極而至于六五則爲剝矣剝則其凶有不可言者故聖人于其微而戒之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而姤之卦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其意一也柅止車之物也以金爲之固之至也豕陰躁之物也當羸弱而猶蹢躅則其性然也初六之辭曰繫于金柅貞吉言一陰之長當固止于初則吉也有攸往見凶言浸長不已則爲凶也羸豕孚蹢躅言雖應于九四有剛柔相孚之意然其中實躁動不可謂陰之微而忽之也既言固止之爲貞吉又言其不止而往則凶其爲小人之戒明矣猶恐常情忽于其微而不戒也復言羸豕之蹢躅以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之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也故聖人既戒初六之

不可往而又于九二九四九五皆言所以包制陰柔之理魚陰類也九二比于初六故言包有魚則无咎九四遠于初六故言包无魚則起凶杞高木而大葉瓜則生于地者也九五剛中在上而初六在一卦之下故有以杞包瓜之辭九三重剛而不中在下卦之極近于驕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居不獲安而進亦不果惟自知危厲則可无大咎上九以陽剛而居一卦之終尤高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如角之窮而不免于吝幸其去陰之遠可以无咎而已皆所以為君子待小人之訓也雖然九二之言不利賓何也賓者主之配也爻之陰陽固欲其相配惟姤之時則惟恐一陰之長故義在包制柔而預防之不可與之為配以引其進也與卦辭所謂勿用取

女之意同獨此時爲然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也九四之言遠民何也文言論乾之上九曰高而无民謂下无陰也繫辭論謂陽卦之奇陽一君而二民謂二陰畫爲民也今五陽而一陰在下固非无民九四當與之爲應而近已爲九二所包故曰遠民也九五之言含章有隕自天何也含章者坤順之道也九五之制一陰能如以杞包瓜則陰必不至于剝陽而有坤順之美不然陰長而無以包制之則剝道將成而九五非所利矣故曰有隕自天所以豫爲戒也象曰志不舍命者雖當五陽之盛可以包制一陰而必立制自我恐懼修省而不敢忘難堪之命也說者或謂有隕自天爲天之生賢或謂天降之祥或謂有隕越者自天隕之豈未思之乎

萃卦說

陽居五而五陰從之故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故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聖人于比之彖止言下順從以明下卦坤順之美又言剛中以明一陽之在五而殊不及坎險之義至萃之彖乃曰順以說剛中而應則併兌說坤順二體言之何哉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以一陽之在尊位而上下應之故專以剛中下順為言而不及于坎險非无取于坎也方其剛中未出于險則可以見天下之始附雖不言險而坎險之實寓焉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又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皆始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聚而歸之君臣同德而萬物盛多之

時也非下順而上說則不足以爲萃豈止二五相應而已哉此所以必兼言二體也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言君臣陽剛同德之利見也所謂王假有廟用大牲吉萬物盛多而後能備禮也所謂利有攸往順天命者上說下順則動无迷于天理也是故六爻之義皆以陰陽相應相比爲吉蓋當說順萃聚之時說極則易變順極則易乖聚極則易散君子所當警戒不虞而有惡于不相親也當萃之初陰必聚而歸于陽今初以六居之則是陽位而陰爻也故有孚而不終陽實不足也志亂而若號陰柔而不能无疑也然而上有九四之應進而相遇則握手一笑可矣无憂而往則无咎此言初六雖不當位以有應而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位而應于初六故亦

曰大吉无咎象又曰位不當也六二一陰柔得中得位而應于九五者也故能引初六之陰以享于上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者言誠意足以享上也升之九二亦應于六五則亦有孚乃利用禴之辭其義一也九五陽剛得中得位而應于六二者也故其萃者正應之位不待相孚而无咎惟元永貞則悔亡也比以九五一陽爲主故卦辭有元永貞之言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六三陰不當位處順之極而上无應其乖易致故萃而嗟无有所利然當萃之時而上比于二陽爲可親也故又言往則无咎小吝而象亦曰上巽也上六陰柔之至處說之極而下无應其憂易生故至于齎咨

而涕洟然當萃之時而下比于二陽終得其親也故卦辭曰无咎而象亦曰未安上也雖然九五之萃有位而象以爲志未光何也九五萃之主也九四之所比而衆陰之所由以萃也而其應獨專于六二之一爻則是有位也所應爲有限其志爲未光豈易所以爲萃乎聖人慮後世泥于剛中而應之辭而不深察夫順以説之理故于九五之象發之

升卦説

艮止也坤順也艮有不自滿之意故内艮外順而爲謙巽入也坤順也巽有不自高之意故内巽外順而爲升以其謙也故曰地中有山以其升也故曰地中生木其爲自卑自下則一也謙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而无凶悔吝之辭升之

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二九三雖不言利與吉而亦无凶悔吝之辭雖以上六之冥升亦利于不息之貞則內巽外順之效雖然巽在坤下不言地中有木而曰地中生木者巽有漸進之義木之生于地則亦以漸而已故又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然則非巽而順安得謂之升哉初六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故曰允升大吉言其必可升也九二在巽之中而以剛中應于六五故曰孚乃利用禴言其誠之足以享上也與萃之二五相應而曰孚乃利用禴同義九三以陽剛居巽體之上而正應於上六往无所疑也故曰升虛邑言其莫之違也六四與初六雖非其應而以巽柔上合于同類之坤非无民也故如太王之享于

岐山六五雖柔居尊位而下有九二之正應故貞而獲吉如升階之易夫子于諸爻之象曰上合志曰有喜曰无所疑曰順事曰大得志无非以其上下巽順之相應也上六以坤順之終而在升之極專于進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冥升然進德則不厭于升也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坤柔惟患不能永貞今貞而不息則何不利之有象所謂消不富者如不富以其鄰之類言坤之陰虚也冥升而不知止則消矣欲其弗消唯不息之貞乎

困卦說

陽剛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卦惟三陽而皆爲柔所揜故曰困雖然坎上巽下亦柔揜剛也而必兌上坎下乃謂之困何

哉天下无常困之理君子有處困之道困雖君子之所不能免也而不失其所亨則必有道也坎險也兌說也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于處困也何有此聖人名卦垂訓之意也故夫成卦雖以柔揜剛爲義而六爻唯陽剛而後爲善蓋非陽剛則不足以出乎困也初六以陰柔在坎險之下故曰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言不足以出險也六三以陰柔在坎險之極而又承乘皆剛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言進退皆不可而上六亦不應也九二以剛中而合九五然陽居陰位在坎之中未能出險故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困于酒食之意言未可以有爲也朱紱王者之服利用享祀言其剛中有合足以享上也

可以待上之來求而不可以求合于上故又曰征則凶而无所咎此皆因坎體而爲之訓也九四以陽居陰其位旣不當而下有初六之應其柔又不足以出險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吝然而曰有終者則以其體之說才之剛也上六以陰柔之至在困之終說之極故困于葛藟于臲卼然而曰動悔有悔征吉者言動而能悔其有悔則往而可以出乎困也亦以其在險能說而困極則通也唯九五以剛健中正居說之中爲卦之主而下有同德之九二善處困者也故雖上下皆揜于陰如劓刖之傷而不失其說而利也赤紱人臣之服在困而于赤紱則君能下下者也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言君臣相說則其中受福也此皆因兌體而爲之訓也九二言朱紱

方來利用享祀而九五言困于赤紱利用祭祀于以見當困之時唯君臣交孚而後足以有爲也要之五爻皆不言吉而獨于上六言征吉處困之道要俟當時而不可欲速也聖人于九二曰征凶于九四曰來徐徐于九五曰乃徐有說而于上六始有征吉之辭則處困而求出乎困其可以欲速哉

井卦說

坎與乾坤震艮巽離兌交而成七卦反對而成十四卦坎又自重而爲一卦然坎上之卦凡八惟比取五陰之附一陽既濟取水火之相交爲義其餘震遇坎則爲屯乾遇坎則爲需艮遇坎則爲蹇兌遇坎則爲節坎遇坎則爲習坎皆取遇險之義至于巽遇坎乃獨以爲井何也井亦坎陷之義也以巽

入而在坎陷之下其陰柔不足以濟險也故聖人不言險而特取巽木上水之象以明巽之亦可以出險而濟物也孔子于屯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于需曰剛健而不陷于蹇曰見險而能止于節曰說以行險于坎曰行險而不失其信皆示人以處險之道也于井雖不言險而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是亦出險之意也卦既以巽能出險爲義而井又以上出爲用此井之六爻所以惡下而欲上其次弟皆可得而言也初六以陰柔居巽之下而无上應入而不能出者也故有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象九二居中无應而比于初趨下而不能上者也故有井谷射鮒甕敝漏之象九三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上又有上六之正應故雖井渫不食而可以汲能求王明則受

福矣至于六四陰柔雖不能濟物然出乎外卦之上而又柔得位故如井之甃能自修而可以待用九五陽剛中正雖未出坎而爲坎之主所謂天一生水者也其兼濟萬物實本乎此故如井洌寒泉之可食而象有中正之辭上六居坎之上又在一卦之上水已上井而可濟物之象故曰井收勿幕言汲取之不可覆幕也雖然上六言井收勿幕而繼之以有孚元吉則又何也天一生水而爲坎坎陽卦也故井之六爻每于陽爻則言水如九二之射鮒九三之可汲九五之寒泉皆以水爲言也初六在下而乃曰井泥六四雖當位而第曰井甃皆言井而不及水則以其二爻皆陰也上六雖亦陰爻而下與九三爲應陽實有孚而應在于上也水之上出莫此爲

吉此所以爲元吉而孔子以爲井道之大成也嗚呼知有孚之辭爲九三而言然後可以論井養不窮之理矣

革卦說

甚哉革道之難也兌澤也水也坎險也亦水也革之爲卦旣取水火相息爲義然不取坎上離下而取兌上離下者以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則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咈于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卦辭曰已日乃孚言革之初未必孚也曰元亨利貞悔亡非元亨利貞則必有悔也孔子從而釋之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則革而不當未有无悔者也當革之際求信之難如此求其无悔之難又如此則革其可以易言哉卦之六爻唯二五中正相應所謂大亨

以正者也故六爻之中唯此二爻為善蓋以六居二而在離明之中則所見不偏必无過舉故曰已日乃革之可以征吉而无咎以九居五而在兌說之中則所存剛實必无不信故一時不變如虎文之炳著雖未占而有孚下言征吉上言有孚則中正相應之辭也當革之時而必在于內明外說居中得正而又上下相應則革道之難益可見也是故初九以陽剛當革之初未可革而革者也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曰不可以有為言當固守中順之道也上六以柔順而當革之終從九五而革者也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象亦曰其文蔚又曰順以從君言革道之成君子從上之德如豹文之類虎而小人亦革面以從君也其曰征凶居貞吉者又言革

之不可以過也至如九三陽剛而不中故有征凶貞厲之戒必革言三就而能從衆然後可以有孚九四以陽居陰位故必悔亡而後有孚可以改命皆所以明革道之難也噫後世好名喜功之說勝君臣往往厭于持循易于改作而不復知聖人所以畫卦垂訓之意雖欲无悔得乎

易說卷三終

易說卷四

下經二 鼎至未濟

鼎卦說

易中以畫取象命名者唯三卦頤也井也鼎也其取象雖不同而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博故特取象以示人邪頤取諸身者也故以艮止震動爲卦井與鼎取諸物者也故以木巽水則爲井以木巽火則爲鼎其取義雖不同而皆以上爻爲吉豈非致養之道必于其終而後見也就三卦之中而別之唯井鼎之義最爲相近水以汲而出井爲用故上六勿幕而元吉食以亨而出鼎爲用故上九玉鉉而大吉井以陽實爲天一之水故九五言井洌寒泉食鼎以陰虛爲耳受

鉉之象故六五言黃耳金鉉利貞皆以在上爲吉也井以初六爲泥鼎以初六爲趾皆以在下爲言也井之九二无應故言谷射鮒而甕敝漏鼎之九二有應故言有實而終无尤井之九三有應故言井渫不食而可用汲鼎之九三无應故言雉膏不食而其行塞井之六四不應於初故爲井甃无咎鼎之九四與初爲應故爲折足覆餗此則以其剛柔之應否而異其辭也要之鼎以虛受物耳以虛受鉉皆惡夫實而自滿也九二九三九四鼎也皆陽實也故二以有實而招疾三以行塞而不食四亦折足而覆餗皆以其不虛也以九處二陽非其位而比於初六之陰宜其招仇而見疾也然在巽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正應初之所不能害也故能謹所之則終无

九以九處三而上无應陽剛之過不唯如鼎之已實不能有容其耳亦實而不行矣故必如方雨而和則悔虧而終吉以九居四陽亦不當位而在重剛之上又下應初六之陰柔不唯剛實自滿而且折其足矣故至于覆餗而形渥三爻之位雖不同其戒于實則一也六五耳也宜虛而受鉉者也宜虛而以陰居之又下有九二陽剛之應是黃耳而得金鉉也象曰中以爲實者以其居中而虛所以能納剛中之實也上九鉉也以九處上居陰履柔而在鼎之終故剛柔得宜而有玉鉉之象此鼎道之成而養人之功博也故曰大吉无不利而象亦曰剛柔節也若夫初六之在下趾也以陰柔而居之弱而顛之象也然在鼎之初則爲出否取新之時故雖顛而將

以有用如得妾以其子而无咎也及其鼎已有實則不可顛矣故九四應之則有折足之凶義各有取也

震卦說

一陽動于二陰之下而爲震故震有亨之理雷洊至則威益加故震有恐懼之義要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一涉于動而吉凶悔吝隨之則動豈可以不懼乎虩虩恐懼貌啞啞笑而不敢出聲之貌震來虩虩言其動而知懼也笑言啞啞言其懼以致福雖喜而不敢肆也此君子處震之道也初九一爻震之主也又在一卦之初故其辭與卦下之辭相同益可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陽剛而動猶在所戒則以陰爻而居震體可不戒乎六二一陰柔也在動而乘剛危之道也故曰震來

厲以柔而動鮮能無失故曰億喪貝以其乘剛之危故有躋于九陵之象以其七變而下卦爲艮則知止而不至於妄動上巽下艮其卦爲漸則動而不窮者也故有勿逐七日得之辭言必至于艮而後可以无失所以深戒之也六五亦陰爻也來則乘九四之剛往則動極必危故曰震往來厲然以六居五爻雖陰而位則陽也陰陽相濟而居尊得中亦可以无失而有爲也故曰億无喪有事言非在中則不可以有所事亦所以深戒之也蘇蘇神氣驚惕散緩之貌也六三在下震之上妄動而未至於甚者也故必震蘇蘇而後可以有行而无眚索索自失之貌矍矍不安之貌也上六在上震之極妄動而不已者也故雖震索索視矍矍而有往則凶其曰震不

于其躬于其鄰言未及其身則當先戒也婚媾有言以其在動之極雖驚懼之早猶不免于小有言也甚言動之不可不戒也若夫九四雖以陽剛在上震之下然以陽居陰位又承乘皆柔陷於陰柔而不能奮動之象非初九之比也故曰震遂泥而象亦曰未光也嗚呼孰謂君子之動而可以不戒懼乎

艮卦說

先儒之言曰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或曰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又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艮其背止于所不見也不獲其身謂忘

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於物也艮之取義備于此矣雖然重艮之義則未之詳也易以上下卦而分內外者也下卦爲艮止於內也上卦爲艮止於外也止於內則私欲不動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於外則私欲不行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八卦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不相應內外兼止艮之至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无非爲重艮而言之也是故爻之次序雖以趾腓夤身與輔爲象其實下三爻皆以止於內爲言而上卦四五兩爻皆以止於外爲言唯上九在一卦之終處重艮之極則有內外兼止之辭焉初六之艮其趾止於未動之初也六二之艮其腓則不能自止而隨物以動者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不能止於初而力

止於終者也然初六之象曰未失正謂私欲之未萌也六二之辭曰其心不快九三之辭又曰厲薰心則三爻皆以止於內者爲言无疑也六四之艮其身謂躬之所行也六五之艮其輔謂口之所言也言行見於外者也故能止之則於四爲无咎於五則言有序而悔亡矣此二爻皆以止於外者爲言无疑也動不可過故震之上六則凶止不患於過故艮之上九則吉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者言艮止之極斯能敦厚而有終也此內外兼止之極至也然則艮止之學要必明乎重艮之義哉

漸卦說

地中生木謂之升以其巽而順也故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

中而應是以大亨山上有木謂之漸以其止而巽也故曰漸之進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巽貴卑退而與坤順艮止相遇又有地中生木山上有木之象此其所以曰升曰漸皆以上進爲義而尤取于剛中而應也君子觀升之象而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觀漸之象而以居賢德善俗則進德之要非卑巽其可哉雖然巽長女也艮少男也以男下女則女歸之象也天下之事進必有其漸然亦有不以漸者唯女之歸非漸則不可故曰漸女歸吉言必如女歸之有漸則吉也其曰利貞者以二五中正之相應也六爻皆言鴻漸者鴻之進最爲有時而且飛翔亦自有序皆漸之義也卦之明漸以女歸言象之明漸以木言爻之明漸則又以鴻言以此知

易之取象要以發明天下之理不可執一而觀也干水涯也
磐水中石也初六六二皆艮體不安進者也故初則漸于干
小子以爲危厲且有言而君子之義則无咎也二則漸于磐
飲食衎衎以其居中知止而又有九五之應故可樂也九三
在艮之極而以陽居陽位止極而動不能自止者也故如鴻
漸自水而遠之于陸无應于上而比于六四非其配也故有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凶曰利禦寇者言九三六四雖不可
以爲配然艮止巽順可以相保而无害六四自艮而之巽自
下卦而之上卦如鴻之自陸而之木也柔得位而在巽之下
无所往而不安也故雖漸于木而或得其桷无咎九五自木
之陵則其漸益高矣剛中得位而下應六二故雖有六四九

三之間而終莫之勝也九三比六四故以夫征婦孕而言九五應六二而中有間之故以婦三歲不孕爲喻皆因卦有女歸之象而爻有陰陽之配而已升自下而上者也至上六則曰冥升惡其升而不已也漸亦自下而進也至上九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以其進而知退也上九雖居一卦之極而在巽之上巽非好進者也故雖如鴻之自陸已漸于木于陵而復漸于陸則進退可觀矣嗚呼君子所貴于巽者如此哉

歸妹卦說

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女配長男故曰歸妹然兌下而震上非男下女之義故曰征凶无攸利聖人於漸曰女歸吉於

歸妹曰征凶所以垂訓者明矣大抵兌陰卦也陰柔而說則常患乎不正故兌下之卦陽爻多吉而陰爻多凶如臨如睽如兌如節如中孚等卦皆然而履之三爻尤與歸妹之三爻相似皆恐其陰柔之過於說也履之初九曰往无咎此則曰征吉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此則曰利幽人之貞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此則於初言歸妹以娣跛能履於二言眇能視而三則曰反歸以娣亦以六三之柔不如在下之陽爻也履爲君子踐履之訓而歸妹爲女子從人之訓其恐過於陰柔以求說則一也雖然初二兩爻皆陽也而謂之跛眇何也歸妹之時上下卦皆陰爻爲主初二雖陽爻而在下實娣之象也況在兌體亦不盡專其事故不過如跛能履眇能視而已

在君子之踐履則以跛眇爲非故倂言於六三在歸妹之娣則以跛眇爲當然故析言於初二其實皆因兌體而爲之戒也六三陰不當位而處兌之極柔邪以求說賤者之事也古者謂賤妾爲須歸妹而以須之事豈婦人之正哉故曰反歸以娣言不若初九九二之娣爲正也九四在震之初動之本也婦人以靜正爲德動而求歸則非正也故雖歸妹愆期而不可不堅其待時之志也六五雖在震體而居中得尊位上卦之主也又下有九二之正應帝乙歸妹之象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言其柔中之德不事乎飾也月幾望吉言必如月之幾望則不至與陽敵也上六陰柔之至在歸妹之終而處震之極夫婦失道之象也故所承无實刲羊无血而

不足以奉祭祀此皆因震體而爲之戒也震上兌下雖有歸妹之象而兌說震動皆不可以不戒此所以征凶而无攸利者也

豐卦說

交泰時之盛也初四二五皆以剛柔相應爲吉而九三在下卦之極上六在上卦之極則皆有戒之之辭慮其泰之極也豐大亦時之盛也初四二五剛柔雖不相應而以明動相應爲吉至九三上六亦以明動之極而有戒之之辭慮其豐之極也豐之初九九四皆剛也剛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无嫌于同類也故以初遇四則爲配主以四遇初則爲夷主夷等夷也亦配之義也曰雖旬无咎往有尚旬均也言雖均爲

陽爻而往則有尚也曰吉行者亦往有尚之意也此初四明動之相應也六二六五皆柔也柔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亦无嫌于同類也故以二應五雖其往有不應之疑而六二中正上合六五之柔中則二五交孚矣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以五應二雖六五柔在尊位而能下接六二含章之柔則柔來而有慶矣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九三離明之極也明極則暗故至于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而无所咎沛謂旛幔之屬沫謂星之小者也上六動之極亦豐之極也豐極則暗動極則凶至於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凶蔀者覆幬而致闇之謂豐大其屋謂滿假也蔀其家謂昏暗也滿假而昏暗則人无助已者矣宜其无所覿

也曰天際翔者言其高亢也曰自藏者言其自取之也大抵豐卦六爻唯初九六五不言豐而皆吉六二九三九四上六皆言豐而有見斗見沫闚戶无人之戒以是知居豐大之時而有其豐者皆非善處者也故卦辭曰勿憂宜日中非中則有憂也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豐固不能常也雜卦又曰豐多故也則无事之時實多事之基也可不畏哉

旅卦說

離下震上明以動也其卦爲豐豐之上六曰闚其戶闃其无人豐大者失其居也故豐之反對則其卦爲旅以其止而麗乎外也山止而火行則有旅之象止而麗乎外則有旅之義豐極而失其居則有旅之漸此所以名之曰旅也豐震在上

陽用事也故曰豐大旅離居上陰用事也故曰小亨處旅之道莫若正故曰旅貞吉六二柔中得位旅之正者也故有即次之安有懷資之用又有童僕之助則以其正而已六五柔得中而合於二亦旅之正也故能一發而中于離明之德下以得人之譽而上以得天之命則以其居離之中能自上以逮于六二之正也其他如初六九四皆不及于中者也故初則瑣瑣取災而四則其心不快九三上九皆過于中者也故三以陽近離而有旅焚其次之言上以陽處高而有鳥焚其巢之象三言喪其童僕則視夫得童僕者異矣上言先笑後號咷則視夫終以譽命者遠矣牛以負重致遠亦旅之所資也今以陽亢太過之故而喪牛于易豈復知所以處旅之道

哉故卦辭曰喪牛于易凶而象曰終莫之聞也嘗試推之噬嗑之利用獄豐之折獄致刑皆以有震之威離之明也然噬嗑之後繼之以賁豐之後繼之以旅則離明如故而震爲艮止明矣明无時而不然威有時而向止故聖人于賁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于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愼用刑不留獄知聖人无敢之辭又知聖人愼而不留之辭則知震變爲艮之義矣易言用刑之卦反對相繼者唯此四卦而其象辭切至如此則用刑之際可不謹哉

巽卦說

以卦言之則上下皆巽取其上以巽出命而下以巽順命也以畫言之則二陰爻皆在一卦之下而順乎陽取其從命之

順也以其重也故有申命之辭以其二五皆剛也故有志行之辭巽以柔用事故曰小亨然而剛中也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大抵巽以柔順爲用在上而巽則可以接下在下而巽則可以事上然皆不可過也初六居巽之下卑退而不中故疑而進退然以六居初非專于柔也故曰利武人之貞九二陽不當位而最在四陽之下巽之甚也故曰巽在牀下然剛而得巽之中不失爲事上之道故曰用史巫紛若吉言如祭祀之用史巫可以達誠也九三處下卦之極而又以陽居陽位雖巽體而不能巽者也故頻巽吝言其頻失而頻巽也此爲在下之巽言之也六四以柔陰之至而出乎下卦之上能以其柔巽而接下者也故悔亡而下卦之三爻亦皆順之

如田而獲三品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之中盡巽之道得位得中而能行權者也故貞吉悔亡无不利雖其命令初有未善亦先後推究極其終始而後革之也故无初有終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陽不當位在一卦之極亦巽之甚也故亦曰巽在牀下非如九二之猶得中也故喪其資斧貞固則凶此以在上之巽言之也世言甲庚之說多矣惟先儒所謂甲者事之始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其說至當不可易也嘗試推之當巽順之時有申命之審宜其出令之无不善也亦无不從也而聖人于九五剛中之爻必及于終始變革之說豈故于此以啟天下後世變法之患哉葢惟其巽而

後足以行權非巽而行權則自是矣惟巽而中正然後足以更變非巽而中正則生事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又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善觀易者要必詳味于此

兌卦說

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于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爲兌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雖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爲主於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於陽爻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剝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无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于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

位而在兌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兌吉九二陽居陰位而在兌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兌吉悔亡六三陰柔而不當位非正以求說者也故曰來兌凶此以在下之兌言之也九四陽居陰位而不中又下比於六三之陰雖欲商度以說接下而位非所安也故曰商兌未寧然能剛介有守疾其陰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說也下无其應而比於上六信于陰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以不正之說而接引於下者也故曰引兌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兌言之也上下之說雖不同其貴於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爲戒作易之意可

見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卦說

前嘗論比卦一陽居五而未出乎坎故爲天下始附之時萃卦二陽相比而下皆從之故爲萬物咸聚之時今渙之爲卦巽順出乎坎險之上而二五皆剛中雖未至於萃聚之盛而視九五之猶在坎中者有間矣渙散也言能散夫險難也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莫能濟故其下之始附也則爲比其難之散也則爲渙及其君臣同德而下皆順從也則爲萃固自有次第哉比雖吉而未至於亨渙則亨矣渙之亨不過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而已萃之亨則曰王假有廟利見

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矣渙之言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比而後渙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坎在巽上以巽而遇坎也柔巽不足以出險故聖人不言險而取以木巽水之象以爲井巽在坎上巽而出乎坎也則險難可出矣故聖人取濟險之象而言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聖人所以爲天下後世處險之訓者葢可見矣初六以陰柔居渙之初又在坎險之下不足以渙難者也故不言渙而曰用拯馬壯吉言必賴乎陽剛而後足以有濟也象亦曰初六之吉順也以其比乎九二之剛中故言順也九二在坎體而陽剛得中可以少安而俟時也故曰渙奔其机悔亡机所

憑以安者也六三陰居陽位在坎之上而與上九爲正應有出乎險之象焉故曰渙其躬无悔以其猶在坎體故所渙惟其躬以其有應于上故象曰志在外也六四在上卦之下而居近君之位巽而出乎險矣故能渙其羣元吉謂渙而後得衆也然以陰居陰柔巽之至非能盡任渙難之事故有丘匪夷之思言未能盡平其難也九五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中故能渙散其難而使號令如汗之洽非如六四之猶有匪夷之丘以其居王位而无咎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當渙難之終陽亢自高而乘九五之剛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言當已渙之時功成身退則可以无咎也巽之三爻皆出乎坎險者于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于上九曰

渙其血去逖出而王居无咎獨歸之九五則渙難之道非剛中之君孰能盡哉

節卦說

人有所說則往而不能止以其順境在前也說而遇險則知止矣故兌下坎上其卦爲節恐其說而至於過也以爻言之則二五皆剛中亦節之意也雖然渙亦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而彖獨言之于此何哉渙自否來九四之陽來居于二而六二之陰往居于四也陽來居内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往居四故曰柔得位而上同節自泰來九三之陽升而居五六五之陰降而居三也陽升陰降而三陰三陽之分始均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否變則泰渙則將泰之漸也故於剛言來而

於柔言得位泰變則否節則制之於未否也故於剛柔言分而幸其剛之得中義各有在也節之為言制而不敢過也於節而又過之則亦非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初九在兌之下而有應於上不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戸庭則无咎九二在兌之中而无應於上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門庭則凶不可出而不出則不昧於通塞故象曰知通塞也可出而不出則為不知時故象曰失時極也六三在兌之極陰居陽位而又乘剛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言皆自取之无所咎也上六陰柔之至居坎之上而又在節之極過乎節者也太過則苦故苦節貞凶悔亡言貞固則凶悔則无凶也孔子以又誰咎也釋三爻无咎之辭而

先儒以悔則凶亡釋此爻悔亡之辭與他卦殊不同蓋其文義如此不可得而同也初則戒之以出二則戒之以不出一處一出各有宜也三則戒其不節上則戒其太節過與不及其失均也唯六四以陰柔而應于初以坎水而就於下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也安則无所往而不通故曰安節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而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也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也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而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六三言嗟而六四言安上六言苦而九五言甘則節之道其可過而至於咈人情也哉

中孚卦說

小過卦說

四柔在外而二剛居中柔過於剛也故曰小過以全體言之則剛中故亨利貞以二體言之則剛不中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謂飛鳥之遺音能順而下不能逆而上雖因六畫有飛鳥之象而言之要之震上艮下在小過之時宜過於止而不宜過於動也祖始也謂初也六二以柔在內卦之中妣也二在初六之上而柔中過其祖而遇其妣也君謂五也二臣位也六與二皆柔而不如六五柔居剛位不及其君也以柔而居臣位遇其臣也柔雖過於初而得妣之中六與二雖皆柔不及於五而在臣之位故雖小過而无咎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唱而陽不和陰之過也弋而取其在

穴隱伏之物弋之過也六五雖亦小者之過未能澤物而居尊得中動亦可以有獲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初六在小過之初艮止之下過而未形者也故先有飛鳥以凶之戒言其初之不謹則其終末如之何也上六在小過之終震動之極无所遇而過之甚也故終之以飛鳥離之凶之辭言其離於凶災蓋自取也若夫九三九四兩陽爻非過者也故皆以弗過言之九三雖弗過而應於上六當小過之時不可以不防也不防則或爲陰所傷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雖弗過而應于初六初雖未至于過而將過也故惟知相遇之有厲而戒之則勿用而永守于貞矣故曰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然則聖人于陰爻言過而于陽爻言弗

過且有防之戕之往厲勿用之戒其爲君子慮也豈不切哉

既濟卦說

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天地水火之彖言之則既濟若未可以同於泰以乾坤之畫觀之則乾畫居坤之中而爲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畫居乾之中而爲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乾坤不居正位而坎離居之則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之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不唯六爻相應而柔剛之位无一之不當以是爻而居是位則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則其爲既濟也豈不大哉易中諸卦六爻皆應者凡八泰否咸恒損益既

濟未濟然其當位而應則惟既濟而已此所以小者皆亨而有初吉終亂之戒也知小者之亨則天下无不可爲之事知初吉終亂則天下有不可勝窮之憂以其剛柔之應過於交泰之時故其卦下初吉終亂之辭早於城復于隍之戒此聖人所以不畏多難而畏无難者也初九六四剛柔之相應也故初以陽剛當始濟之時雖曳輪濡尾而无咎以其有應而可以濟也曳輪謂其勇於行濡尾則初濟之象也四當水火之交雖有新繻而不棄衣袽之敝以其不忘濟難之始也繻謂繒采衣袽敝衣也六二九五亦剛柔之相應也二以柔中故雖有喪而勿逐自得五以剛中故雖薄祭而可以受福言當既濟之時中正相應則无往而不利也唯九三以陽剛在

下卦之上居離之極有甲冑戈兵之象恃其既濟而欲以威服人者也故雖克鬼方而不免三年之憊泰之九三類也上六以陰柔在既濟之終居坎之極有窮而遇險之象恃其既濟而終亂者也故濡沒其首危厲可必亦泰之上六類也

未濟卦說

未濟不特坎離之不交而已三陰三陽俱不當位又濟難之材非陽剛不能而其陽爻一極於卦外二揜于三陰之中皆不足以有濟也故曰无攸利又曰未濟男之窮也然而猶曰未濟者柔得尊位而剛柔相應今雖未濟而終必有濟者也初六在坎之下而以陰居陽位不量其材而妄欲求濟者也故曰濡其尾吝言其不能有濟也在未濟之初而妄以爲可

濟不能要其始終也故象曰亦不知極也六三在坎之上而亦以陰居陽位亦不自量而妄求濟也故曰未濟征凶言往則凶也然將出乎坎而上有上九之應終亦有濟者也故又曰利涉大川六五雖柔不當位而虛中居上有九二剛中之應上以謙光接下下以孚實應上雖未濟而可以有濟者也故曰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此皆以柔之不足濟難而爲之訓戒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乎五可以有濟也然以陽居陰位則有不能進之象故曰曳其輪貞吉所以勉其行也九四陽剛出乎坎險亦可以有濟也然陽不當位而下應于初則亦有不能進之象故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亦所以勉之也上九以陽剛居未濟之極而下有六

三之應時之將濟交孚燕衎而可以有濟者也然剛柔皆不當位則燕樂之過至於牽惑没溺雖有孚而不足以乘時濟難矣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此皆惜夫剛之失位而爲之訓戒也未濟于初六言濡尾之吝而于九二言曳輪之吉當未濟之始柔不足以有濟而剛中可以有行也既濟于初九則併言曳輪濡尾之无咎當既濟之初剛能有行以濟難則尾雖濡而无咎也因濟而言濡尾則同其未濟既濟則不同也既濟于九三言伐鬼方小人勿用恐陽剛之過而戒之也未濟于九四言震伐鬼方有賞于大國爲其陽不當位而勉之也因離之甲胄戈兵而言伐鬼方則同其戒之勉之則不同也既濟之上六陰雖當位而在既濟之極

故有濡其首之戒未濟之上九陽不當位而在未濟之極故亦有濡其首之戒陰陽之爻雖不同其一卦之極則同也未濟既濟坎離反對而成也未濟則必濟既濟則至于未濟消息盈虛之理循環无窮此所以爲易也

易說卷四終

易說跋

道靜之易說二卷卦爲一篇合總論計六十五篇今本四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凡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其蠱卦說頗有錯簡大抵適變不能不隨云云至二陰比之三百八十一字實隨卦說殘文不知何以羼入故曰剛上而柔下至豈苟然哉五十五字當在大往小來之初也句下故蠱以敝壞爲義因故曰之故而衍蠱以其在內卦之中也蠱字亦涉上而衍此句正與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文氣緊接然原書已佚無可徵信今仍其舊不復刪易姑識之以質善讀書者道光壬辰秋季金山錢熙祚錫之甫識